

國學書目

古書疑義舉例

書叢本基學國

例舉義疑書古

撰 樾 俞
補 培 師 劉

行發館書印務商

古書疑義舉例序目

夫周秦兩漢。至於今遠矣。執今人尋行數墨之文法。而以讀周秦兩漢之書。譬猶執山野之夫。而與言甘泉建章之巨麗也。夫自大小篆而隸書。而真書。自竹簡而縑素。而紙。其爲變也屢矣。執今日傳刻之書。而以爲是古人之真本。譬猶聞人言筍可食。歸而煮其簣也。嗟夫。此古書疑義所以日滋也。歟。竊不自揆。刺取九經諸子。爲古書疑義舉例七卷。使童蒙之子。習知其例。有所據依。或亦讀書之一助乎。若夫大雅君子。固無取乎此。俞樾記。

古書疑義舉例一

上下文異字同義例

上下文同字異義例

倒句例

倒序例

錯綜成文例

參互見義例

兩事連類而竝稱例

兩義傳疑而竝存例

古書疑義舉例

序目

兩語似平而實側例

兩句似異而實同例

以重言釋一言例

以一字作兩讀例

倒文協韻例

變文協韻例

古書疑義舉例二

古人行文不嫌疏略例

古人行文不避重複例

語急例

語緩例

一人之辭而加曰字例

兩人之辭而省曰字例

文具於前而略於後例

文沒於前而見於後例

蒙上文而省例

探下文而省例

舉此以見彼例

因此以及彼例

古書疑義舉例三

古書傳述亦有異同例

古人引書每有增減例

稱謂例

寓名例

以大名冠小名例

以大名代小名例

以小名代大名例

以雙聲疊韻字代本字例

以讀若字代本字例

美惡同辭例

高下相形例

較論竝行例

古書疑義舉例 序目

實字活用例

古書疑義舉例四

語詞疊用例

語詞複用例

句中用虛字例

上下文變換虛字例

反言省乎字例

助語用不字例

也邪通用例

雖唯通用例

句尾用故字例

句首用焉字例

古書發端之詞例

古書連及之詞例

古書疑義舉例五

兩字義同而衍例

兩字形似而衍例
涉上下文而衍例
涉注文而衍例
涉注文而誤例
以注說改正文例
以旁記字入正文例
因誤衍而誤刪例
因誤衍而誤倒例
因誤奪而誤補例
因誤字而誤改例
一字誤爲二字例
二字誤爲一字例
正文作二畫而致誤例
重文不省而致誤例
闕字作空圍而致誤例
本無闕文而誤加空圍例

古書疑義舉例六

上下兩句互誤例

上下兩句易置例

字以兩句相連而誤疊例

字以兩句相連而誤脫例

字句錯亂例

簡策錯亂例

古書疑義舉例七

不識古字而誤改例

不達古義而誤解例

兩字一義而誤解例

兩字對文而誤解例

文隨義變而加偏旁例

字因上下相涉而加偏旁例

兩字平列而誤倒例

兩文疑複而誤刪例

据他書而誤改例

据他書而誤解例

分章錯誤例

分篇錯誤例

誤讀夫字例

誤增不字例

古書疑義舉例一

清 德清俞 樾撰

上下文異字同義例

古書有上下文異字而同義者。孟子公孫丑篇。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按有仕於此之仕。卽夫士也之土。夫士也正承有仕於此而言。土正字。仕段字。是上下文用字不同而實同義也。

論語衛靈公篇。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按古文位立同字。此章立字當讀爲位。不與立卽不與位。言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之祿位也。上文竊位字作位。下文不與位字作立。異文而同義也。

莊元年左傳。築王姬之館于外。爲外禮也。按爲外禮也。猶曰于外禮也。古于爲義通。鄭注士冠禮曰。于猶爲也。然則爲亦猶于也。此舉經文而釋之。若但曰禮也。疑若通言築之爲得禮。而無以明築于外之爲得禮。故疊于外二字。乃舉經文作于外。而傳文自作爲外。亦異文而同義也。

周書太子晉篇。遠人來驩。視道如咫。又曰。國誠事矣。遠人來觀。按觀正字也。驩段字也。亦上下文之用字不同者。

荀子宥坐篇。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按首字當讀爲道。周書芮良夫篇。予小臣良夫稽道。羣書治要作稽首。是道與首古字通。稽者同也。堯典正義引鄭注曰。稽

同也。詩言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孔子言道苟同。則雖遠亦來矣。故曰伊稽道不其有來乎。蓋借詩言而反之。若唐棣之詩也。因段首爲道。遂莫知其卽爲上文道字。而注者曲爲之說。致失其義矣。

商子兵守篇。給從從之不洽而燠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按上從字下有闕文。下從字當在不洽之下。洽亦當爲給。古字同聲而通用也。此文當云給從而口之。不給從而燠之。蓋承梁發撤屋而言。所發所撤。其材尙可作它用。若其力有餘。則取之而歸。若力不足。則從而燠之。無使爲敵用也。給與不給。反復相明。乃上用給字。下用洽字。又有闕文。讀者遂不知爲何語矣。

呂氏春秋辯土篇。必厚其鞞。又曰其鞞而後之。按後與厚同義。釋名釋言語曰。厚。後也。上言厚。下言後。亦異字同義之例。

上下文同字異義例

古書亦有上下文同字而異義者。禮記玉藻篇。既措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上有字乃有無之有。下有字乃又字也。言雖有執於朝。不必又盥也。論語公冶長篇。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上有字乃有無之有。下有字亦又字也。言有聞而未行。則惟恐又聞也。

尚書微子篇。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按釋文曰。讎如字。下同。此依傳義作音也。又曰。徐云。鄭音讎。是鄭注上讎字與下讎字異義。鄭於上讎字蓋讀爲讎。故徐云。鄭音讎也。又與刈通。降監殷民。用乂讎。斂。言下視殷民。方用刈穫之時。計讎而斂之也。孟子盡心篇。趙注曰。讎。一井也。殷制用助法。上所應得者。惟公田所入耳。此云讎斂。則是按井而斂之。所取不止於公田。殆紂時所加賦歛。枚傳不知上下兩讎字。

文同義異。致失其解。又酒誥篇。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按上祀字讀爲已。周易損初九。已事遄往。釋文曰。已虞作祀。是祀與已古字通也。已者止也。已茲酒者。止此酒也。已茲酒。惟天降命。此二句乃倒句。猶言惟天降命止此酒。蓋重其事。故託之天命也。肇我民。惟元祀。言與民更始。在此元祀。元祀者。文王之元年。蓋文王初受命。卽有止酒之誥。故云然耳。枚傳不知上下兩祀字異義。致失其解。皆由不知古書有同字異義之例也。

詩文王有聲篇。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按下于字乃語詞。上于字則邽之段字也。史記載虞芮決獄之後。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邽。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是伐邽伐崇。與作豐邑事適相連。故詩人詠之曰。既伐邽崇。作邑于豐也。邽作于者。古文省不從邑耳。今讀兩于字竝爲語詞。則下句可通。上句既伐于崇。文不成義矣。

倒句例

古人多有以倒句成文者。順讀之則失其解矣。僖二十三年左傳。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昭十九年。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皆倒句也。

周易震六二。億喪貝。釋文引鄭云。十萬曰億。梁氏玉繩警記曰。億喪貝乃倒文。與莊子在宥篇萬有億喪。同一句法。禮記檀弓篇。蓋殯也。問於酈曼父之母。高郵孫氏漢孫檀弓論文曰。此二句乃倒句也。蓋殯淺而葬深。孔子之父。實殯於五父之衢。而見之者皆以爲葬。孔子不敢輕啓父墓而遷葬。乃其憤也。及問於酈曼父之母。始得其實。當云問於酈曼父之母。蓋殯也。故作倒句以取曲折耳。按此二義。余著羣經平議。

均不之從。然倒句成文。則古書自有之。亦存其說。以備一解。

詩人之詞。必用韻。故倒句尤多。桑柔篇。大風有隧。有空大谷。言大風則有隧矣。大谷則有空矣。今作有空大谷。乃倒句也。說詳王氏經義述聞。節南山篇。弗聞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言勿罔君子。無殆小人也。無猶勿也。罔與殆義相近。論語亦以罔殆對文。可證。今作無小人殆。乃倒句也。說詳余所著羣經平議。

孟子盡心下篇。若崩厥角稽首。按漢書諸侯王表。厥首稽首。應劭曰。厥者頓也。角者領角也。稽首。首至地也。其說簡明。勝趙注。若崩二字。乃形容厥角稽首之狀。蓋紂衆聞武王之言。一時頓首至地。若山冢之岑崩也。當云厥角稽首。若崩。今云若崩厥角稽首。亦倒句耳。後人不得其義。而云稽首至地。若角之崩。則不知角爲何物。失之甚矣。

墨子非樂上篇。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按野于飲食。卽下文所謂滄食于野也。與左傳室於怒市於色。句法正同。畢氏沅校本。疑野于當作于野。蓋誤連康樂二字讀之。亦由不達古書之例。失其讀。并失其義矣。

史記樂毅傳。薊丘之植。植於汶篁。索隱曰。薊丘。燕所都之地也。言燕之薊丘所植。皆植齊王汶上之竹也。按此亦倒句。若順言之。當云汶篁之植。植於薊丘耳。宋人言宣和事云。夷門之植。植於燕雲。便不及古人語妙矣。

倒序例

古人序事。有不以順序而以倒序者。周官大宗伯職。以肆獻禋享先王。若以次弟而言。則禋最在先。獻次之。肆又次之也。乃不曰裸獻肆。而曰肆獻禋。此倒序也。大祝職。隋鬯逆牲逆尸。若以次弟而言。則逆尸最在先。逆牲次之。隋鬯又次之也。乃不曰逆尸逆牲。隋鬯。而曰隋鬯逆牲逆尸。此倒序也。小祝職。贊徹贊奠。若以次弟而言。則奠先而徹後也。乃不曰贊奠贊徹。而曰贊徹贊奠。此倒序也。說者不知古人自有此倒序之例。而必曲爲之解。多見其不可通矣。

禮記文王世子篇。其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正義曰。以特牲言之。則先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餼。今此經先云餼者。以餼爲重。舉重者從後。以嚮先。逆言之。故云其登餼獻受爵也。按以特牲言之。嗣子與長兄弟爲上下兩筮。是餼不止嗣子一人。而受爵止嗣子一人。是受爵重於餼也。安得云以餼爲重乎。孔氏蓋不知古書有此倒序之例。曲爲之說。而失其義。

錯綜成文例

古人之文。有錯綜其辭。以見文法之變者。如論語迅雷風烈。楚辭吉日兮辰良。夏小正剝棗栗零。皆是也。詩采芣篇。之子于狩。言韋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箋云。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爲之。韋其往釣。與我當從之爲之。繩繳。按箋以韋其弓。繩繳對舉。則知下句繩字。與上句韋字對。下句綸字。與上句弓字對。蓋錯綜以成文也。正義曰。謂釣竿之上。須繩。則已與之作繩。是以繩字對上句弓字。失之矣。又思齊篇。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土。按古之人。與髦斯土。文正相配。古之人言古人也。髦斯土言髦士也。此承上而言。惟成人有德。故古之人無斃。惟小子有造。故譽髦斯土。古之人者。尙書無逸篇。枚傳。所謂古老

之人也。無斃。謂不見厭惡也。譽與豫通。爾雅曰。豫。樂也。安也。言其俊士無不安樂也。豫與無斃互文。見義無厭惡則安樂可知。安樂則無厭惡可知。上句先言古人而後言無斃。下句先言譽而後言髦斯士。亦錯綜以成文也。毛鄭均未得其解。

周禮大宗伯職。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按薦豆。籩徹者。薦豆。籩徹也。於豆言薦。於籩言徹。互辭耳。不曰薦豆。籩徹。而曰薦豆。籩徹。亦故爲錯綜以成文也。賈疏曰。凡祭祀皆先薦後徹。故退徹文在下。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辭。

大元止次八曰。弓善反。弓惡反。善馬狼。惡馬狼。按弓善弓惡。即善弓惡弓。與善馬惡馬同義。乃云弓善弓惡者。故與下文錯綜其詞也。范望注曰。善反。詩云。四矢反兮。言反其故處也。惡反者。不善發則翩然反也。誤以善惡連反字讀。失之。測曰。反弓馬狼。終不可以也。不曰弓反馬狼。而曰反弓馬狼。文法與此同。淮南子主術篇。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上言疾風。下言木茂。亦錯綜其詞。意林引此。作風疾而波興。由不知古人文法之變。而有意改之。

春秋僖十有六年。書隕石于宋。五。六。鶴。退。飛。過。宋。都。石。五。之。與。六。鶴。亦錯綜以成文。公羊有記聞記見之說。穀梁有散辭聚辭之義。此乃作傳之體例如此。未必得經意也。夏小正梅杏桃李則華。緹縞。上句先言梅杏桃李而後言華。下句先言緹而後言縞。蓋古人之辭。往往有此。傳曰。先言緹而後言縞。何也。緹先見者也。亦未免曲爲之說也。

參互見義例

古人之文有參互以見義者。禮記文王世子篇。諸父守貴宮。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又云。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鄭注曰。上言父子孫。此言兄弟互相備也。又雜記上篇。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鄭注曰。言練冠易麻。互言之也。疏曰。麻謂經帶。大功言經帶。明三年練亦有經帶。三年練亦冠。明大功亦有冠。是大功冠與經帶。易三年冠及經帶。故云互言之。又祭統篇。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鄭注曰。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爾。純以見緇色。冕以著祭服。凡此皆參互以見義者也。

鄭注有云。通異語者。文王世子篇。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注云。或言宮。或言廟。通異語。又有云。文相變者。喪大記篇。浴水用盆。沃水用料。沐用瓦盤。注曰。浴沃用料。沐於盤中。文相變也。亦皆互文以見義之例。

周易雜卦傳。乾剛坤柔。比樂師憂。皆兩兩相對。他卦雖未必然。而語意必相稱。獨晉晝也。明夷誅也。其義不倫。愚謂此亦參互以見義也。知晉之爲晝。則明夷之爲晦可知矣。明入地中。非晦而何。知明夷之爲誅。則晉之爲賞可知矣。康侯用錫馬蕃庶。非賞而何。自來言易者未見及此也。

兩事連類而竝稱例

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己言。或用丁己。言或用己也。士虞禮。霽用絺布。言或用絺。或用布也。古人之文。自有此例。士喪禮。魚鱗鮓九。此亦連類而竝稱。言或鱗。或鮓。其數則九也。若必鱗鮓竝用。而欲合其數爲九。則孰四孰五。不得無文矣。

禮記郊特牲篇。繡黼丹朱中衣。按繡黼二物。丹朱亦二物。言中衣之領。或以繡爲之。或以黼爲之。中衣之緣。或以丹爲之。或以朱爲之。是爲繡黼丹朱中衣。非必一時竝用也。鄭注破繡爲綃。正義曰。五色備曰繡。白與黑曰黼。繡黼不得共爲一物。故以繡爲綃也。此未達古人立言之例也。

日知錄曰。孟子云。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考之書曰。啓呱呱而泣。子弗子。此禹事也。而稷亦因之受名。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攷之列女傳曰。哭於城下七日。而城爲之崩。此杞梁妻事也。而華周妻亦因之以受名。愚謂此皆連類而及之例也。呂氏春秋曰。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因孔子而及墨翟。因周公而及文王。亦此類矣。

兩義傳疑而竝存例

儀禮士虞禮。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鄭注曰。此記更從死起。異人之聞。其義或殊。賈疏曰。上已論虞卒哭。此記更從始死記之。明非上記人。是異人之聞。其辭或殊。更見記之事。其實義亦不異前記也。按此卽傳疑竝存之例。注疏聞字。今誤作聞。非是。辨見羣經平議。

穀梁傳之解經。多有竝存兩說者。隱二年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又五年傳。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又八年傳。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貶之也。又莊二年傳。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又文十八年傳。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一曰就賢也。凡此皆兩義竝存。不

獨疑以傳疑。且足見網羅放失之意。公羊傳亦間有之。閔二年傳。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亦二說竝存也。

禮記檀弓篇。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按孟虎孟皮。疑是一人。虎與皮蓋一名一字。鄭罕虎字子皮。卽其例也。縣子本得之傳聞。或故老所說不同。或簡策所載互異。疑以傳疑。故竝存之。正義謂虎是滕伯文叔父。滕伯是皮之叔父。夫記文兩言其叔父也。乃謂一是叔父。一是兄弟之子。殆不然矣。

爾雅釋蟲有蝮蝮。釋魚有鮪。鮪。釋蟲有蛭。蛭。至掌。釋魚有蛭。蟻。蓋皆一物也。或云蟲類。或云魚類。故竝存之。郭注於釋蟲不解蛭。蛭。至掌。於釋魚不解鮪。鮪。由未知其爲同物耳。

凡著書者。博探異文。附之簡策。如管子法法篇之一曰。大匡篇之或曰。皆爲管氏學者傳聞不同而竝記之也。韓非子書如此者尤多。如內儲說上篇。引魯哀公問孔子莫衆而迷事。又載一曰。晏嬰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外儲說左篇。引孟獻伯相魯事。又載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如此之類。不下數十事。尙書每有又曰之文。愚謂亦當以是解之。康誥篇。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刑則人。無或刑則人。蓋史策所載異辭。一本作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一本作非汝封。則刑人。無或刑則人。非汝封。故兩載之。而詞有詳略也。下文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此一本也。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此又一本也。亦兩存之。而語有詳略。余從前著羣經平議。未見及此。蓋猶未達古書之例也。當更爲說以明之。

兩語似平而實側例

古人之文。有似平而實側者。詩蕩篇。侯作侯祝。傳曰。作祝詛也。段氏玉裁曰。作祝詛也。四字一句。侯作侯祝。與乃宣乃畝。爰始爰謀。句法同。

辭篇曰。止曰時箋云。時是也。曰可止居於是。正義曰。如箋之言。則上曰爲辭。下曰爲於也。按此亦似平而實側者。與爰始爰謀。乃宣乃畝一例。王氏引之曰。經文疊用曰字。不當上下異訓。二曰字皆語辭。時亦止也。轉未得古人義例矣。

論語憲問篇。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正義曰。此章勉人使言行相副也。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按恥其言而過其行。亦語平而意側。皇侃義疏本作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語意更明。朱注曰。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誤以兩句爲平列。失之。

孟子公孫丑篇。今夫蹶者趨者。趙注曰。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心而恐矣。尋趙氏之意。謂趨由於蹶。今夫蹶者趨者。猶云大凡顛蹶之人。皆是趨走之人。蓋人之疾趨而行。氣使之也。而至於顛蹶。則無不動心矣。故曰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蹶者趨者。似平而實側。若以蹶趨平列。則其義不見矣。

兩句似異而實同例

古人之文。有兩句竝列而實一意者。若各爲之說。轉失其義矣。禮記表記篇。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鄭注曰。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耳。按數卽短長小大。質言之。則是仁有數。義亦有數耳。乃於仁言數。而於義變

言長短小大。此古人屬辭之法也。

周官大司徒職。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接受與保同義。古語或以受保連文。士冠禮永受保之是也。或以保受連文。尙書召誥。保受王威命明德是也。使之相保。使之相受。文異而義同。皆謂使之互相任保。不爲罪過也。杜子春及後鄭均未達斯旨。又族師職云。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按相受猶相保也。相共猶相及也。皆變文以成辭耳。賈疏斷刑罰慶賞相及爲句。失之。

儀禮特牲饋食禮。簋有以也。醕有與也。兩句義同。變文以成辭耳。史記貨殖傳。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漢書楊雄傳。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爲朋。與以互用。是有與卽有以也。鄭注曰。與讀如諸侯以禮相與之與。失之。

孟子梁惠王下篇。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趙注曰。言王者巡狩觀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豫亦遊也。按不遊不豫。變文以成辭。而無異義。趙氏此注。斯通論矣。下文曰。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按亡當讀爲芒。荀子富國篇。芒軼優楷。楊倞注曰。芒。昧也。或讀爲荒。是荒芒義通。故淮南子詮言篇曰。自身以上。至於荒芒爾遠矣。荒芒連文。與流連一例。皆古之恆語。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連與流一也。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芒。芭與荒亦一也。流連荒芒。亦猶上文遊豫之比。變文成辭。而無異義。趙氏一一爲之詮釋。則轉失之。良由不知亡爲芒之叚字。故滋曲說。其解亡字曰。若殷紂以酒喪國也。故謂之亡。然則若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亦可謂之亡矣。何以從獸無厭。謂之荒乎。

尙書舜典篇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枚傳曰。殛竄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至詩人之詞。此類尤多。關雎篇。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傳曰。流求也。則流之求之一也。兔爰首章。我生之初。尙無爲。次章。我生之初。尙無造。傳曰。造。爲也。則無爲無造一也。

荀子正論篇。故盜不竊。賊不刺。按漢書郊祀志。刺六經中。作王制。師古注曰。刺。采取之也。又丙吉傳。至公車刺取。注曰。刺。謂探候之也。是刺有探取之義。盜不竊。賊不刺。變文以成辭。而無異義也。莊子知北遊篇。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視。神將來舍。按一汝度。當作正汝度。淮南子道應篇。文子道原篇。竝同。可據以訂正。攝汝知。卽一汝視。所視者專一。故所知者收攝矣。正汝度。卽正汝形。度。猶形也。是亦變文以成辭。而無異義也。楊子法言。吾子篇。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按卓亦約也。莊子大宗師篇。郭象注曰。卓者。獨化之謂也。是卓有獨義。說苑君道篇。踔然獨立。踔與卓同。卓約本疊韻字。莊子之淖約。上林賦之綽約。竝其證也。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猶淖約綽約之比。是亦變文以成辭。而無異義也。

以重言釋一言例

禮記樂記篇。肅肅敬也。雍雍和也。顧氏日知錄曰。詩本肅雍一字。而引之二字者。長言之也。詩云。有洸有濟。毛公傳之曰。洸。洸武也。潰。潰怒也。卽其例也。

錢氏大昕養新錄曰。詩亦汎其流。傳云。汎汎流貌。碩人其順。箋云。長麗俊好。順。頤然。陞其笑矣。傳箋皆云。陞陞然笑。垂帶棼兮。傳箋皆云。棼棼然有節度。條其獻矣。傳云。條條然獻。零露漙兮。傳云。漙漙然盛。多子

之手兮。箋云。面貌丰丰然。零露漙漙兮。傳云。漙漙然。蕭上露貌。噂沓背憎。傳云。噂猶噂。噂然。沓猶沓。沓然。有扁斯石。傳云。扁扁乘石貌。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云。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匪風。驟兮。傳曰。驟。驟無節度也。竝以重言釋一言。

丘中有麻。篇將其來施施。顏氏家訓曰。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按當以江南本爲正。傳云。施施難進之意。箋云。施施。舒行伺閒。獨來見己之貌。經文止一施字。而傳箋竝以施施釋之。所謂以重言釋一言也。後人不達此例。增經文作施施。非其舊矣。

周易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惕者惕也。猶言終日乾乾。終夕惕也。後人不明一言之卽爲重言。遂以夕惕若爲句矣。尙書盤庚中篇。乃成。大不宣。乃心欽。欽者欽也。乃心欽。猶詩云。憂心欽欽也。後人不明一言之卽爲重言。遂以乃心欽念以忱爲句矣。由不達古書之例。失其義。并失其讀也。

以一字作兩讀例

古書遇重字多省不書。但于本字下作二畫識之。亦或并不作二畫。但就本字重讀之者。考工記。輶人曰。輶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鄭注曰。故書準作水。鄭司農云。注則利水。謂輶脊上雨。注令水去利也。元謂利水重讀似非。據此則故書利水二字本無重文。先鄭特就此二字重讀之。故後鄭可以不從也。孟子告子上篇。異於白馬之白也。按上白字當重讀。蓋先折之曰異於白。乃曰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則又申說其異之故也。如此則文義自明。亦不必疑其有關文矣。

倒文協韻例

詩既醉篇。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按女士者。士女也。孫子者。子孫也。皆倒文以協韻。猶衣裳恆言。而詩則曰制彼裳衣。琴瑟恆言。而詩則曰如鼓瑟琴也。甫田篇以穀我士女。此云女士。彼云士女。文異義同。箋云。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則失之。纖巧矣。經文平易。殆不如是。

莊子山木篇。上一下一。以和爲量。按此本作一上一。以和爲量。上與量爲韻。今作一上一下一。失其韻矣。秋水篇。無東無西。始於元冥。反於大通。亦後人所改。莊子原文本作無西無東。東與通爲韻也。王氏念孫已訂正。上下東西。人所恆言。後人口耳習熟。妄改古書。由不知古人倒文協韻之例耳。

古書多韻語。故倒文協韻者甚多。淮南子原道篇。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紵。與萬物終始。不言始終而言終始。始與右爲韻也。文選鸚鵡賦。忱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意變齊同。不言東西而言西東。東與同爲韻也。後人不達此例。而好以意改。往往失其韻矣。

變文協韻例

古人之文。更有變文以協韻者。詩鄘風柏舟篇。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傳曰。天謂父也。正義曰。先母後天者。取其韻句耳。按母則直曰母。而父則稱之爲天。此變文協韻之例也。

蓼蕭篇。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按光者日也。周易說卦傳。離爲日。而虞注於未濟六五及夬象傳。竝云離爲光。於需象辭。則曰離日爲光。是日與光義得相通。文選張孟陽七哀詩注。朱光日也。陸士衡演連珠注曰。重光日也。詞賦家以日爲光。本經義也。爲龍爲光。猶云爲龍爲日。龍與日。竝人君之象。賈子容經篇曰。龍也者。人主之譬也。尸子曰。日五色。陽之精。君德也。是龍日爲君象。古有此義。此言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

故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竝以天子言。不言爲龍爲日。而曰爲龍爲光。亦變文以協韻耳。傳訓龍爲寵。則已不得其義矣。

周易亦多用韻之文。亦有變文協韻者。如小畜上九既雨既處。按處者止也。說文几部。処。止也。処卽處字。故毛傳於江有汜篇。鳧鷖篇。竝曰處止也。既雨既處者。既雨既止也。止謂雨止也。不曰既雨既止。而曰既雨既處。變文以協韻也。正義以得其處釋之。則與既雨之文不倫矣。

古書疑義舉例二

古人行文不嫌疏略例

儀禮聘禮篇上介出請入告。鄭注曰：於此言之者，賓彌尊，事彌錄。據注，知聘賓所至上介皆有出請入告之事。而上文不言，是古人行文不嫌疏略也。必一一載之簡策，則累牘而不能盡矣。乃古人不言，後人亦遂不知。卽儀禮一經疏略之處，鄭君亦有未能見及者。後人讀書，鹵莽更無論矣。今舉數事見例。

聘禮：乃入陳幣於朝。西上。注曰：其禮於君者不陳。按鄭見此經所陳，止有上賓之公幣私幣，及上介之公幣。而無禮於君之幣。故曰：禮於君者不陳。下文執璋幣以告。注曰：賄幣在外也。若然，則當有出取之事，何以無文乎？今以下文上介執璋例之，知賄幣乃衆介奉之以入。上介授璋後，衆介從而授幣，故使者得執之以告也。經略而不言，鄭君亦遂不知矣。

聘禮記：簠有蓋。注曰：稻粱將食乃設。去會於房。按鄭以經文公設粱後，其下卽云左擁簠粱，不見有卻會事。故爲此說。不知六簠乃宰夫所設。故宰夫爲卻會。若簠則公親設之。公尊不爲卻會。賓將食自卻之。經云：賓卒食會飯。以卒食後賓自加會。知將食時賓自卻會也。經文略而不言，鄭君亦遂不知。并會飯之義而失之矣。

士虞禮記：祝從啓牖。鄉如初。按鄉者，北出牖也。啓牖，鄉者，啓牖亦啓鄉也。上文祝闔牖戶不言鄉，是疏略之處。鄭注此句，因云鄉牖一名也。然則記入何必言牖，又言鄉乎？

牲饋食禮。醉如主人儀。注曰。不易爵。辟內子。按尸酢主婦。無不易爵者。此不言易爵。疏略耳。鄭注非。又曰。尸諷祝前。按尸諷上當有祝入二字。既夕篇祝入尸諷是其例也。蓋祝出告利成後必復入以爲尸諷之節。此不言者疏略禮經若此類。不可勝舉。

襄二年左傳。以索馬牛皆百匹。正義曰。司馬法。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名牛曰匹。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按此亦古人行文不嫌疏略之證。使後人爲之。必一一爲之辭曰。以索馬百匹。索牛百頭。曰沽酒不飲。市脯不食。此文之所以日繁也。

古人行文不避繁複例

古人行文。亦有不避繁複者。孟子梁惠王篇。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離婁篇。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兩王之不王。兩瞽瞍底豫。若省其一。讀之便索然矣。

周易繫辭傳。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鄭所據本如此。見釋文。虞本亦如此。見集解。此古本也。兩言天下之至賾。句似複而非複。乃鄭於下句云。賾當爲動。虞亦云。動舊誤作賾。則鄭虞猶未解此。孔穎達謂以文勢上下言之。宜云至動而不可亂也。更無足怪矣。所謂以上下文勢言者。徒見上文賾與動對舉。故云然耳。其實此文不可惡。不可亂。專承天下之賾而言。下文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然後復說動字。

管子權修篇。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也。小恥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恥。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按此一段之中。疊用凡牧民者句。文繁語複。使今人爲之。則芟蕪者過半矣。

墨子尚賢。尚同。兼愛。各分上中下三篇。而文字相同者居半。此亦古人不嫌繁複之證。文繁不具錄。

語急例

古人語急。故有以如爲不如者。隱元年公羊傳。如勿與而已矣。注曰。如卽不如是也。有以敢爲不敢者。莊二十二年左傳。敢辱高位。注曰。敢不敢也。是也。詳見日知錄三十二。

詩君子偕老篇。是繼衿也。毛傳曰。是當暑衿延之服也。然則衿卽衿延也。論語先進篇。由也諺。鄭注曰。子路之行。失於哻哻。然則哻卽哻也。竝古人語急而省也。雍也篇。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哻矣。夫哻亦卽哻也。哻。哻本疊韻字。急言之。則或曰哻。由也。哻是也。或曰哻。亦可以弗哻矣。夫是也。鄭注曰。弗哻。不違道。殆未免乎知二五而不知十矣。

禮記曲禮篇。爲大夫累之。按累之猶解之也。累解本疊韻字。荀子富國篇。則和調累解。累解二字同義。猶

和調二字亦同義。古語如此。楊倬注非也。緩言之曰累解。急言則止曰累矣。鄭注曰。累。保也。謂不巾覆也。然不巾覆者。大夫至庶人所同。何獨於大夫言之乎。

語緩例

古人語急。則二字可縮爲一字。語緩。則一字可引爲數字。襄三十一年左傳。繕完葺牆以待賓客。急言之。則止是葺牆以待賓客耳。乃以葺上更加繕完二字。唐李涪刊誤。遂疑完字當作宇矣。昭十六年左傳。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急言之。則是比耦以艾殺此地耳。乃以比上更加庸次二字。杜注。遂訓爲用次。更相從耦耕矣。皆由不達古人語例故也。按方言曰。庸。恣比。徒更迭代也。庸。恣比三字。即本左傳。恣與次通。尙書牧誓篇。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按郊。牧野者。爾雅所謂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也。枚傳云。至牧地而誓衆。則但謂之商牧可矣。國語曰。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其正名也。乃連郊野言之曰郊牧野。又或連野言之曰牧野。詩曰。牧野洋洋。是也。此皆古人語緩。故不嫌辭費。

一人之辭而加曰字例

凡問答之辭。必用曰字。紀載之恆例也。乃有一人之辭中。加曰字。自爲問答者。此則變例矣。論語陽貨篇。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兩曰字。仍是陽貨語。直至孔子曰諾。始爲孔子語。史記留侯世家。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此下凡不可者。七皆子房自問自答。至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始爲漢王語。與

論語文法正同說本閻氏四書釋地按記人於下文特著孔子曰則上文兩曰不可非孔子語明矣前
皆未見及閻氏此論昭然發千古之矚

孟子告子篇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此自問自答之辭盡心篇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亦自
問自答之辭乃趙氏誤以此曰字爲館人曰後人因并以下文數語皆爲館人之言而經文夫子字遂誤
作夫子不得謂非趙氏有以啓之矣

亦有非自問自答之辭而中閒又用曰字以別更端之語者禮記檀弓篇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
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哀十六年左傳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論
語憲問篇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
之成人者何必然微子篇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皆
加曰字以別更端之語也

楊子法言學行篇或曰顏徒易乎曰矐之則是曰昔顏嘗矐夫子矣正考甫常矐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
矐正考甫矣不欲矐則已矣如欲矐孰禦焉按矐之則是上已有曰字而其下又有曰字明世德堂本遂
刪去上曰字然矐之則是乃答語而非問詞上曰字不可刪下曰字當移在正考甫句上楊子旣告之曰
矐之則是昔顏嘗矐夫子矣又恐或人疑夫子大聖非人所能矐故又舉正考甫公子奚斯以曉之正以
小見大以淺見深也若其間無曰字以別更端則漫無主賓之辨矣淺人以三句平列而移曰字於矐之
則是之下又以兩曰字疊用而刪上曰字皆不達古書之例者也

兩人之辭而省曰字例

一人之辭自爲問答則用曰字。乃有兩人問答。因語氣相承。誦之易曉。而曰字從省不書者。如論語陽貨篇。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居吾語女。乃夫子之言。而卽承對曰未也之下。無子曰字。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女安則爲之。乃夫子之言。而卽承曰安之下。無子曰字。

孟子書如此者尤多。臣請爲王言樂。孟子之言也。而無曰字。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公孫丑之言也。而無曰字。文義易明。故省之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句上皆無曰字。文勢易見。故省之也。乃亦有因省曰字致失其義者。公孫丑篇。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二字。孟子弟子。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以下乃孟子解二子之異意。疑心。趙注甚明。因使已爲政。上省一曰字。後儒遂生異說。以此一節皆爲季孫之言。失之甚矣。滕文公篇。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一言足矣。無事繁稱。博引也。傳曰。公明儀曰。皆周霄所引以爲發問之地。蓋周霄意中先有此兩說。故竝引之。而先以三月無君則弔爲問。又以出疆必載質爲問也。因省曰字。讀者不能辨別。遂以傳曰公明儀曰兩說。皆孟子所徵引。失之甚矣。

禮記檀弓篇。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吾則食食。此文自吾三臣者以下。又爲季昭子之言。蓋敬子所答。自是正論。昭子不欲從之。故有此說。因中閒省一曰字。遂若皆孟

敬子之言者。敬子知問曾子之疾。獲聞君子之道。何至無忌憚若此。李氏愴作羣經識小。始辨正之。

文具於前而略於後例

詩大叔于田。篤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其下云。抑聲控忌。抑縱送忌。則專承良御而言。叔馬慢忌。叔發罕忌。其下云。抑釋擲忌。抑鬯弓忌。則專承叔發罕忌而言。文具於前而略於後也。毛傳曰。聘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按聲控雙聲。縱送鼻韻。凡雙聲鼻韻之字。皆無二義。傳以一字爲一義。發矢從禽與聘馬止馬。又不一例。傳義失之。聲控縱送。皆以御言。磬即控也。言止馬也。送即縱也。言聘馬也。

版簋天之牖民。如璫如篋。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按攜無曰益。承上四句而言。益與隘通。言天之牖民。如璫如篋。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無曰有所阻隘也。牖民乃孔易耳。因上疊句成文。累言之。則於文不便。故止承攜而言曰攜無曰益。亦文之具於前而略於後者也。鄭箋未得其義。夫詩人之詞。限於字句。具前略後。固所宜也。乃有行文之體。初無限制。而前所羅陳。後從省略。乃知古人止取意足。辭不必備也。荀子彊國篇曰。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威彊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力術止也。曷謂威彊乎湯武。湯武也者。乃能使說己者使耳。今楚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之廟。而辟於陳蔡之間。視可司閒。欲刻其脛。而以蹈秦之腹。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讎人役也。此所謂威彊乎湯武也。曷爲廣大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乃江南。北有胡貉爲鄰。西有巴戎。東在楚者。乃眈於齊。在韓者。隰常山。乃在臨慮。在魏者。乃據圍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在趙者。刻

然有蒼而據松柏之塞。負西海而固常山。是地徧天下也。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威動海內。疆殆中國。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按此文前以威疆乎湯武。廣大乎舜禹。兩句提綱中開。又作兩段申說。而後云威動海內。疆殆中國。則止承威疆而言。不及廣大。是文具於前而略於後也。荀子此文。傳寫舊有錯誤。余作諸子平議。已訂正之。茲不具論。

斯例也。孔子傳易。卽已有之。同人象傳。同人之先。以中直也。王氏引之曰。同人之先。謂同人之先號咷而後笑也。先者有後之辭也。言先而後見矣。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傳則曰。係小子。而省失丈夫之文。六三。係丈夫。失小子。傳則曰。係丈夫。而省失小子之文。是其例也。今以王氏之說推之。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傳則曰。終日乾乾。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傳則曰。括囊无咎。蒙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傳則曰。利用刑人。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傳則曰。无往不復。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傳則曰。曰拘係之。无妄六三。不耕穫。不菑畲。傳則曰。不耕穫。離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傳則曰。曰突如其來如。鼎六五。鼎黃耳。金鉉。傳則曰。曰鼎黃耳。歸妹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傳則曰。曰上六无實。中孚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傳則曰。曰或鼓或罷。竝文具於前而略於後者也。僖十九年。穀梁傳。梁亡。自亡也。灑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灑不足道也。范注曰。如使伐之而滅亡。則淫灑不足記也。按上文已備列梁所以亡之故。使下文必一一言之。則累於辭矣。故曰灑不足道也。止以一灑字該之。亦具於前而略於後也。

文沒於前而見於後例

古人之文。又有沒其文於前。而見其義於後者。書微子篇。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按底遂陳于上。蓋以德言。紂所亂敗者。卽湯所底遂而陳者也。德字見於後。而沒於前。枚傳不達其義。乃曰致遂其功。陳列于上世。則上句增出功字矣。國語晉語。鄆陵之役。荆壓晉軍。軍吏患之。將謀。范匄自公族趨過之。曰。夷竈湮井。非退而何。按楚壓晉而陣。晉無以爲戰地。軍吏將謀者。蓋謀退也。非畏楚而退。乃欲少退。使有戰地耳。然軍勢一動不可復止。必有潰敗之憂。范匄爲夷竈湮井之計。則不必退。而自有戰地。乃不退之退也。故曰非退而何。退字見於後。而沒於前。韋注不達其義。乃曰平塞井竈。示必死。楚必退。則文義不合矣。

詩生民篇。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按后稷所以見棄之故。千古一大疑。而不知詩人固明言之。蓋在后稷呱矣一句。夫至鳥去之後。后稷始呱。則前此者未嘗呱也。凡人始生。無不呱呱而泣。后稷生而不呱。是其異也。於是人情駭怪。僉欲棄之於隘巷。於平林。於寒冰。愈棄愈遠。亦愈險。聖人不死。昭然可見。而后稷亦既呱矣。遂收而養之。命之曰棄。志異也。詩人歌詠其事。初不言見棄之由。蓋沒其文於前。而著其義於後。此正古人文字之奇也。後人不達而異義橫生矣。

禮記曲禮篇。五官之長曰伯。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又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按陸氏德明作音義。所據本如此。乃古本也。天子謂之伯父。天子謂之叔父。皆言同姓之國。而記文無同姓二字。蓋下文旣別言異姓。則此爲同姓。不待言矣。亦

沒於前而著於後者也。淺人不達，誤加同姓二字，殊非其舊矣。

文二年左傳，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初不及臧文仲。後乃引孔子之言，以臧文仲縱逆祀爲三不知之一，則知夏父弗忌之躋僖公，實臧文仲爲之也。孟子梁惠王篇，魯平公將見孟子，初不言由於樂正子，後乃載樂正子之言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則知魯平公之就見孟子，樂正子爲之也。凡此皆沒於前而見於後也。禮記檀弓篇，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不言使人爲何人，下文云：子顯以致命於穆公，則知使者之爲子顯矣。孟子公孫丑篇，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不言平陸大夫爲何人，下文云：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則知平陸大夫爲孔距心矣。雖人之名字，亦沒於前而見於後，尤極文字之奇矣。

蒙上文而省例

古人之文，有蒙上而省者。尙書禹貢篇，終南惇物，至於鳥鼠，正義曰：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旣旅之文也，是其例也。又導岍及岐，至于荆山，正義曰：從此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爲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蟠冢南條，鄭元以爲四列，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蟠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今以經文求之，鄭說爲是。導岍言導，西傾不言導，導蟠冢言導，岷山不言導，蓋兩陽列，兩陰列，各一言導，次陰列，蒙陰列而省，正陽列，蒙次陽列而省也。

禮記玉藻篇，君羔辟虎墮，大夫齊車，鹿辟豹墮，朝車，此言人君羔辟虎墮之車，大夫以爲齊車，人君鹿辟豹墮之車，大夫以爲朝車也。鹿辟上亦當有君字，朝車上亦當有大夫字，蒙上而省也。下云土齊車，鹿辟

豹犢則自言土制不蒙此文。鄭誤以大夫齊車至士齊車鹿辟豹犢爲一節爲之說曰：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然則但曰大夫士齊車朝車鹿辟豹犢豈不簡而易明乎？定四年左傳：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此文奔字一字爲句，言楚人奔也，食而從之四字爲句，言吳人食楚人之食，食畢而遂從之也。奔上當有楚人字，食而從之上當有吳人字，蒙上而省也。杜注曰：奔食食者走，則奔食二字文不成義矣。

探下文而省例

夫兩文相承蒙上而省，此行文之恆也。乃有逆探下文而預省上字，此則爲例更變。而古書亦往往有之。堯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因下句有載字，而上二句皆不言載。孟子：滕文公篇，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因下句有畝字，而上二句皆不言畝。是探下文而省者也。詩七月篇：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鄭箋云：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按此亦探下文而省，初無意義。正義曰：退蟋蟀之文在十月之下者，以人之牀下非蟲所當入，故以蟲名附十月之下乎。

附十月之下，所以婉其文也。斯曲說矣。牀下既非蟲所當入，何反以蟲名附十月之下乎。大戴記本命篇：故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一陰一陽，然後成道。二十八十六，然後情通，然後其施行。女七月生齒，七歲而毀，二十七十四，然後其化成，合於三也。小節也。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五也。中節也。太古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備於三五，合於八十也。按合於三，不言三十，合於五，不言五十，皆因合於八十，句有十字而省也。孔氏廣森作補注，乃刪去十字，止作合於八也。蓋未達古書之例。

舉此以見彼例

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是以古書之文。往往有舉此以見彼者。禮記王制篇。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鄭注曰。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正義曰。以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則知次國之卿不過再命。大國下卿再命。則知次國下卿一命。故云互明之。又喪大記篇。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鄭注曰。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衰。則夫人用禕衣。而侯伯以鷩。其夫人用榆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屈狄矣。正義曰。男子舉上公。婦人舉子男之妻。男子舉上以見下。婦人舉下以見上。是互言也。又祭法篇。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鄭注曰。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正義曰。祭地承祭天之下。故連言用騂犢也。凡此之類。皆是舉此以見彼。學者所當以三隅反者也。

顧氏炎武日知錄曰。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竝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彼。此古人文章之善。且如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不言臣妻。先王居構。杙於四裔。不言渾敦窮奇饕餮。後之讀書者。不待子貢之明。亦當聞一以知二矣。

錢氏大昕養新錄曰。古人著書。舉一可以反三。故文簡而義無不該。姑卽許氏說文言之。木。東方之行。金。西方之行。火。南方之行。水。北方之行。則土爲中央之行可知也。鹹。北方味也。而酸苦辛甘皆不言。方。霽水音也。而宮商徵角皆不言音。青。東方色也。赤。南方色也。白。西方色也。而黑不言。北方。黃地之色也。而元不言。天之色。鐘。秋分之音。鼓。春分之音。而不言二。至。筮。正月之音。管。十二月之音。而不言餘月。龍。鱗蟲之長。

而毛羽介蟲之長不言。皆舉一以見例。非有遺漏也。

昭四年左傳。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其曰公者蓋兼侯而言。公合諸侯。謂公侯合伯子男也。伯子男會公。謂伯子男會公侯也。哀十三年傳。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此伯字。杜注謂諸侯長。非五等之伯。其曰侯者蓋兼公而言。其曰子男者蓋兼伯而言。謂公侯帥伯子男以見於伯也。古者公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故舉公可以兼侯。舉侯可以兼公。舉子男可以兼伯。亦舉此以見彼之例也。

因此以及彼例

古人之文。省者極省。繁者極繁。省則有舉此見彼者矣。繁則有因此及彼者矣。日知錄曰。古人之辭。寬緩不迫。得失也。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利害也。史記吳王濞傳。擅兵而別。多佗利害。緩急也。史記倉公傳。緩急無可使者。游俠傳。緩急人所時有也。成敗也。後漢書何進傳。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同異也。吳志孫皓傳注。蕩異同如反掌。晉書王彬傳。江州富人強盛時。能立異同。羸縮也。吳志諸葛恪傳。一朝羸縮。人情萬端。禍福也。晉歐陽建臨終詩。成此禍福。端按此皆因此及彼之辭。古書往往有之。禮記文王世子篇。養老幼於東序。因老而及幼。非謂養老兼養幼也。玉藻篇。大夫不得造車馬。因車而及馬。非謂造車兼造馬也。

禮記雜記篇。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正義曰。按喪服云。大夫爲適婦爲喪主。父爲已婦之主。故父在不敢爲婦杖。若父沒母在不爲適婦之主。所以母在不杖者。以父母尊同。因父而連言母。然則因此及彼經

固有此例矣。喪服小記篇。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按已生之年所不及者。安得有弟。王氏以爲諸父之昆弟。則諸父二字足以包之。何必曰諸父昆弟乎。劉氏蔡氏以弟爲衍文。庚氏又曲爲之說。謂死者爲昆。已爲弟。不知昆弟親同。因昆而連言弟。亦猶父母尊同。因父而連言母耳。不達古書之例。難以說經矣。

說文女部妻之。女弟同出爲姨。按周易渙六四。匪夷所思。釋文曰。夷荀本作弟。又明夷六二。夷於左股。釋文曰。夷子夏本作睇。又作曉。然則女弟謂之姨。正以聲近而義通。爾雅釋親曰。妻之姊妹同出爲姨。此蓋因妹而連言姊也。

昭十三年左傳。鄭伯男也。正義曰。周語云。鄭伯男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王肅注此與彼。皆云鄭伯爵而連男言之。足句辭也。按王說得之。鄭衆服虔云。鄭在男服。賈逵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竝曲說耳。管子禁藏篇。外內蔽塞。可以成敗。按此欲其敗。非欲其成。而曰可以成敗。乃因敗而連言成也。王氏讀書雜誌。謂成當爲或非是。

古書疑義舉例三

古書傳述亦有異同例

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蓋古人之書，亦未必不更本於古也。然其傳述或有異同，不必盡如原本。閻氏若璩四書釋地曰：論語杞宋竝不足徵，中庸易其文曰有宋存。孔子世家言伯魚生伋字子思，嘗困于宋。子思作中庸，中庸既作於宋，易其文殆爲宋諱乎？且爾時杞既亡而宋獨存，易之亦與事實合。按閻氏此論，可謂入微，蓋疑十年爲之冰釋。至宋氏翔鳳附會公羊家說黜杞而存宋，雖亦巧合，然以本文語氣求之，疑未必然也。

管子小匡篇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按五子當作四子，淺人見上有五人而改易其數，不知非作書者之意也。此本國語齊語之文，其文曰：惟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須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此是齊國史記所載，乃當時公論也。小匡一篇多與齊語同，蓋管氏之徒刺取國史以爲家乘，於是更易其文，專美夷吾、明桓公之霸，由其相夷吾若用此四子何功之有。下文曰：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正見齊桓明君、夷吾察相，相得而成，非由此四子也。以齊語參校，改易之迹顯然矣。

列子黃帝篇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洸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嘗又與來。按上文是殆

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又曰。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而此文是殆見吾衡氣幾也。下乃羅列九淵。不特全無意義。且於文氣亦隔絕矣。疑此五十八字。乃它處之錯簡。莊子應帝王篇。即用此篇文。止列首三句。而總之曰。淵有九名。此處三焉。蓋以其與本篇文義無關。而古本相傳。又不敢竟從芟雜。姑存大略耳。此亦古人述古之一例也。

禮記月令篇。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按仲春之月始雨水。則孟春之月而雨水。卽爲不時矣。漢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屬正月。正月雨水。不復爲異。故呂氏春秋孟春紀。淮南子時則篇。竝作風雨不時。此太初以後人所追改。以合本朝之制者也。

國語魯語。齊孝公來伐章曰。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公。及齊先君太公曰。女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按曰。齊先君太公者。別於魯先君太公也。魯亦自有太公。卽伯禽是也。上文魯饑章。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周公且太公伯禽。竝謂魯先君。蓋古始封之祖。竝有太稱。說詳羣經平議。此云齊先君太公。正古人屬辭之密。左傳易其文曰。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以夾輔成王。則刪改原文而失其義矣。又韋昭注夾輔先王句曰。先王武王也。蓋此本成王之命。故美其夾輔武王之功。左傳易之曰。夾輔成王。抑又失其義矣。轉相傳述。非復原文。雖古書亦不能無此失也。

古人引書每有增減例

日知錄曰。書泰誓。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左傳引之。則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淮南子。舜釣於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與。爾雅注引之。則曰。漁

者不爭隈。此皆略其文而用其意也。按今泰誓僞書。卽因左傳語而爲之。不足據。然管子法禁篇引太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則太誓原文詳而傳所引略。誠如顧氏說也。又按後漢書。鄧暉傳。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亦是略其文而用其意。蓋古人引書。原不必規規然求也。

孔叢子。孔臧與子琳書。引詩曰。操斧伐柯。其則不遠。三國志。杜恕上疏云。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何不以晉書載記。苻離上書於苻堅曰。詩曰。兄弟急難。朋友好合。又律歷志。楊偉云。孟軻所謂方寸之基。可使高於岑樓者也。宋書。彭城王義康傳。詩云。兄弟雖鬪。不廢親也。又顧覲之傳。丘明又稱天之所支不可壞。天之所壞不可支。南齊書。蕭子良與孔中丞書。孟子有云。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舊唐書。孫伏伽傳。論語云。一言出口。駟不及舌。又崔元亮傳。孟軻有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凡此皆用其意而略其文。詳見秀水沈氏懷小篇。按東坡集上神宗皇帝書。引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翁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違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此亦以意引經。北宋時人猶讀古書。其體裁有自也。

說文引詩。往往有合兩句爲一句者。如齊風。鷄鳴篇。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日部引作東方昌矣。大雅。綿篇。混夷駟矣。維其喙矣。口部引作犬夷咽矣。皆是也。又西部。醴下。引詩。公尸來燕醴醴。按此亦合兩句爲一句者。今詩。鳧鷖篇云。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熏熏欣欣。傳寫誤倒。本作公尸來止。欣欣。旨酒熏熏。熏熏以旨酒言。猶下句。燔炙芬芬。芬芬以燔炙言也。作熏者。段字。說文作醴者。正字。觀其字從西。可知其當在旨酒下也。乃觀毛傳所訓。是毛公作傳時已誤。宜近世治說文者。莫能見及此矣。

禮記中庸篇衣錦尙綱。正義曰。詩本文云衣錦裝衣。此云尙綱者。斷絕詩文也。又俗本云衣錦裝裳。按以俗本推之。古本禮記當作衣錦綱尙。尙者裳之段字。詩本文云衣錦裝衣。裳錦裝裳。而記人撮舉其辭曰衣錦綱尙。亦猶東方昌矣。犬夷咽矣之比。俗本衣錦裝裳。正是古本相傳之舊。但易段字而爲本字耳。後人不知古人引經自有此例。又不通假借。遂移尙字於綱字之上。於義不可通矣。

稱謂例

古人稱謂。或與今人不同。有以父名子者。左傳成十六年潘旌之黨。襄廿三年申鮮虞之傅摯。是也。有以夫名妻者。左傳昭元年武王邑姜是也。竝見日知錄。今按漢書外戚傳。孝宣王皇后父奉光封邛成侯。成帝卽位。爲太皇太后。時成帝母亦姓王氏。故世號太皇太后爲邛成太后。亦以父名子也。漢書燕刺王旦傳。旦姊鄂邑蓋長公主。張晏曰。蓋侯王信妻也。師古曰。當是信子頃侯充。此亦以夫名妻也。

昭十二年左傳。殺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按子字衍文。本作庾皮之過。亦是以父名子之例。據釋文。潘旌之黨。一本作潘旌之子黨。申鮮虞之傅摯。本或作申鮮虞之子傅摯。蓋皆後人不達古人稱謂之例而妄加之。

又有以母名女者。襄十九年左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其姪讓聲姬。杜注曰。顏讓皆二姬母姓。因以爲號。是也。史記秦本紀。申侯言於孝王曰。昔我先驪山女正義曰。申侯之先娶於驪山。按驪山女蓋娶於驪山所生之女。是亦以母名女也。

又有以子名母者。隱元年惠公仲子是也。穀梁傳曰。禮贈人之母則可。贈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

受之。蓋繫仲子於惠公。明周以其爲惠公之母而贈之。非以其爲孝公之妾而贈之也。此春秋正名之義也。

至於禮經所稱。則有以事目其人者。特牲饋食禮。三獻作止爵。鄭注曰。賓也。謂三獻者以事命之是也。下文嗣舉奠盥入。按嗣舉奠三字連文。嗣子盥入而尸爲之舉。鏞南所奠之爵。故卽命之曰嗣舉奠。亦以事目其人之例也。鄭注曰。舉猶飲也。則失其義矣。又禮記。王后禕衣。夫人揄狄。君命屈狄。按君命謂世婦也。下文云。唯世婦命於奠。此經不直曰世婦屈狄。而云君命屈狄者。若言世婦屈狄。則是凡世婦皆得服之矣。故必曰君命屈狄。乃見世婦因奠而君命之。始得服也。此亦以事目其人之例也。鄭注曰。君。女君也。又失其義矣。

禮記祭義篇。易抱龜南面。鄭注曰。易官名。按此亦以事目其人。非必官名也。

寓名例

史記萬石君傳。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甲乙非名也。失其名而假以名之也。漢書魏相傳。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不應一時四人同以堯舜禹湯爲名。皆假以名之也。說詳日知錄。

莊列之書多寓名。讀者以爲悠謬之談。不可爲典要。不知古立言者自有此體也。雖論語亦有之。長沮桀溺是也。夫二子者問津且。不告。豈復以姓名通於吾徒哉。特以下文各有問答。故爲假設之名。以別之。曰沮曰溺。惜其沈淪而不返也。桀之言儻然也。長與桀。指目其狀也。以爲二人之真姓名。則泥矣。

孝經正義引劉炫述義曰。炫謂孔子自作孝經。本非曾參請業而對也。夫子遲偶陵遲。禮樂崩壞。名教將絕。特感聖心。因弟子有請問之道。師儒有教誨之義。故假曾子之言。以爲對揚之體。乃非曾子實有問也。若疑而始問。答以申辭。則曾子應每章一問。仲尼應每問一答。按經。夫子先自言之。非參請也。諸章以次演之。非待問也。且辭義血脈。文連旨環。而開宗題其端緒。餘音廣而成之。非一問一答之勢也。理有所極。方始發問。又非請業請答之事。首章言先王有至德要道。則下章云此之謂要道也。非至德其孰能順民。皆遙結首章答曾子也。按答上疑奪非字。舉此爲例。凡有數科。必其主爲曾子言。首章答曾子已了。何由不待曾子問。更自述而明之。且首起曾參侍坐。與之論孝。開宗明義。上陳天子。下陳庶人。語盡無更端。於曾子未有請。故假參歎孝之大。又說以孝爲理之功。說之已終。欲言其聖道莫大於孝。又假參問。乃說聖人之德不加於孝。在前論敬順之道。未有規諫之事。故須更借曾子言陳諫諍之義。此皆孔子須參問。非參須問孔子也。莊周之斥鷃笑鵬。罔兩問影。屈原之漁父鼓枻。太上拂龜。馬卿之烏有亡是。揚雄之翰林子墨。甯非師祖製作。以爲楷模者乎。按劉氏此論最爲通達。然非博覽周秦古書。通於聖賢著述之體。未有不河漢斯言者矣。

以大名冠小名例

荀子正名篇曰。物也者。大其名也。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是正名百物。有其名別名之殊。乃古人之文。則有舉大名而合之於小名。使二字成文者。如禮記言魚鮪。魚其大名。鮪其小名也。左傳言烏鳥。鳥其大名。烏其小名也。孟子言草芥。草其大名。芥其小名也。荀子言禽犢。禽其大名。犢其小名也。皆其例也。

禮記月令篇孟夏行春令則蝗蟲爲災仲冬行春令則蝗蟲爲敗王氏引之曰蝗蟲皆當爲蟲蝗此言蟲蝗猶上言蟲螟後人不知而改爲蝗蟲謬矣按上言蟲而下言蝗上言蟲而下言螟蟲其大名也蝗螟其小名也

中孚傳曰乘木舟虛也按正義引鄭注曰空大木爲之曰虛總名皆曰舟然則舟虛竝言舟其大名虛其小名也王注曰乘木於用舟之虛此說殊不了輔嗣徒習清言未達古義也

爾雅釋獸麋牡麋牝麋鹿牡麋牝麋秦風駟鐵篇奉時辰牡辰即麋之段字詩言麋牡猶襄四年左傳言麋牡也蓋以凡獸言之則爲牝牡專以麋言則爲麋麋專以鹿言則爲麋麋乃詩言麋牡傳言麋牡牡者通凡獸而言其大名也曰麋曰麋專以麋鹿言其小名也毛公傳詩訓辰爲時古語之不能通曉自六國時已然矣

以大名代小名例

古人之文有舉大名以代小名者後人讀之而不能解每每失其義矣儀禮既夕篇乃行禱于五祀鄭注曰盡孝子之情五祀博言之十二祀曰門曰行推鄭君之意蓋以所禱止門行二祀而曰五祀者博言之耳五祀其大名也曰門曰行其小名也祀門行而曰五祀是以大名代小名也賈疏曰今禱五祀是廣博言之望助之者衆則誤以爲真禱五祀矣

荀子正論篇雍而徹乎五祀楊注於乎字絕句引論語曰三家者以雍徹言其僭也劉氏台拱曰此當以雍而徹乎五祀爲句謂徹乎竈也周禮膳夫職云王卒食以樂徹于造造竈古字通大祝六祈二曰造故

書造作竈。專言之則爲竈。連類言之則曰五祀。若謂丞相爲三公。左馮翊爲三輔也。按劉氏此說深得古義。足證明鄭注博言之義矣。

春秋之例。通都大邑。得以名通。則不繫以國。如楚丘不書衛。下陽不書虢。是也。若小邑。不得以名通。則但書其國而不書其地。如盟于宋。會于曹。必有所在之地。而其地小名亦不著書。之史策。後世將不知其所。在。故以國書之。此亦舉大名以代小名之例也。後儒說春秋。謂不地者。卽於其都也。失之。

以小名代大名例

又有舉小名以代大名者。詩采芣芣。一日不見。如三秋兮。三秋卽三歲也。歲有四時而獨言秋。是舉小名以代大名也。漢書東方朔傳。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三冬亦卽三歲也。學書三歲而足用。故下云十五學擊劍也。注者不知其舉小名以代大名。乃泥冬字爲說云。貧子冬日乃得學書。失其旨矣。

呂氏春秋壅塞篇。此戴氏之所以絕也。按此卽上文齊滅宋之事。戴氏爲宋公族。孟子書有戴盈之。戴不勝。韓非子內儲說有戴驪爲宋太宰。蓋皆戴公之後。世執國柄。與國同休戚者。宋亡則戴氏絕矣。不曰此宋之所以亡也。而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亦是以小名代大名之例。此句卽結上之辭。非別一事也。高誘注未達其旨。

以雙聲疊韻字代本字例

集與就雙聲。而詩小旻篇。集與猶咎道爲韻。是卽以集爲就也。戎與汝雙聲。而詩常武篇。戎與祖父爲韻。是卽以戎爲汝也。此以雙聲字代本字之例也。

尙書微子篇。天毒降災。荒殷國。史記宋微子世家。作天篤。下災亡殷國。篤者厚也。言天厚降災。咎以亡殷國也。篤與毒。亡與荒。皆疊韻。此以疊韻字代本字之例也。

詩天保篇。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傳曰。卜。予也。楚茨篇。卜爾百福。箋義亦同。按卜之訓。予。雖本爾雅。然其義絕遠。余嘗疑此卜字。卽檀弓卜人師扶右之卜。當讀爲僕。僕者。古人自謙之稱。故訓子與台。朕陽一例。非賜予之予也。毛鄭以之說詩。殆未可從。大田篇。秉畀炎火。韓詩。秉作卜。報也。卜爾之卜。亦當訓報。卜爾者。報爾也。以雙聲字代本字也。

夏小正。黑鳥浴。傳曰。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按飛乍高乍下。何以謂之浴。義不可通。浴者俗之誤字。說文。俗習也。黑鳥俗卽黑鳥習也。說文。習。數飛也。傳所謂飛乍高乍下者。正合數飛之義。俗習雙聲。故卽以俗字代習字耳。

夏與暇疊韻。尙書多方篇。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暇卽夏字。言天旣降喪于殷。以夏后氏有大功德于民。故以五年須待夏后氏之子孫。冀其克念作聖。而作民主也。詩皇矣篇。鄭注。引此經。正作須夏之子孫。尙書以暇代夏。乃以疊韻字代本字。

穀與祿疊韻。禮記檀弓篇。齊穀王姬之喪。按此王姬。乃齊僖公之夫人。魯莊公之外祖母。故下文有或曰。外祖母之說。僖公名祿父。此云齊穀。猶云齊祿。斥其名而繫以國。亦猶齊潘。齊環之比。齊穀王姬。以夫名妻。亦猶武王邑姜之比。古人自有此稱也。不曰齊祿。而曰齊穀。以疊韻字代本字也。鄭注曰。穀當爲告。失其義矣。古書多段借雙聲疊韻字之通用者。不可勝舉。略舉一二。以例其餘。

以讀若字代本字例

錢氏潛研堂集曰。漢人言讀若者。皆文字段借之例。不特寓其音。并可通其字。即以說文言之。𩇛讀若許。詩不與我戍許。春秋之許田許男。不必从邑。从無也。鄭讀若薊。禮記封黃帝之後於薊。不必从邑。从契也。璿讀若淑。爾雅璋大八寸謂之璿。卽淑之譌。不必从玉。从壽也。珣讀若宣。爾雅璧大六寸謂之宣。不必从玉。从旬也。趙讀若寔。詩獨行寔寔。不必从走。从勻也。趙讀若甸。詩甸甸救之。不必从走。从苦也。夙讀若戟。春秋傳公戟其手。不必作夙也。禰讀若柅。易繫於金柅。不必改爲禰也。知讀若鳩。書方鳩僝功。不必改爲知也。慴讀若疊。詩莫不震疊。不必改爲慴也。稟讀若傲。書無若丹朱傲。不必改爲稟也。操讀若藪。攷工記以其圍之泐。捐其藪。不必改爲操也。屨讀爲僕。孟子僕僕爾。不必改爲屨也。平讀爲恒。今經典臯平字皆作愬。翺讀若創。今經典翺業字皆作創。亼讀若集。今經典亼合字皆作集。牽讀若達。今詩正作達。翌讀若皇。今周禮正作皇。莫讀與蔑同。今尙書莫席字正作蔑。岳讀與聶同。今春秋岳北字正作聶。卬讀與稽同。今尙書卬疑字正作稽。雀讀與爵同。敝讀與施同。今經典烏雀字多用爵。敷敷字皆用施。雲讀與隱同。孟子莊子隱几字不作雲。是皆段其音。并段其義。非後世譬況爲音。可同日語也。按錢氏此論。前人所未發。頗足備治經之一說。

周易鼎象傳曰。鼎象也。按六十四卦。皆觀象繫辭。而獨於鼎言象。義不可通。虞注曰。象事知器。故獨言象也。此亦曲爲之說耳。周易象字。依說文當作像。說文人部。像象也。從人象聲。讀若養字之養。然則鼎象也。猶曰鼎養也。下文云。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是其義也。學者不知象爲養之段字。故不得其

義

呂氏春秋古音篇。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隄之陰。按隄本作侖。陟上阮字從冂。而加冂旁作隄。又誤爲隄耳。阮者昆之段字。說文繫傳冂部。阮代郡五阮關也。從冂元聲。讀若昆。阮讀若昆。故卽段阮爲昆。阮侖卽昆侖也。漢書律志正作昆侖可證。凡讀若字義本得通。故彼此可以假借也。

美惡同辭例

古者美惡不嫌同辭。如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詩人之所美也。而左傳云。衡而委蛇必折。則委蛇又爲不美矣。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詩人之所美也。而齊風云。魯道有蕩。齊子豈弟。傳曰。言文姜於是樂易然。正義足成其義曰。於是樂易然。曾無慙色。則豈弟又爲不美矣。齊子豈弟。本與下章齊子翱翔一律。而鄭必破作闔闔。謂與上章齊子發夕一律。蓋以他言豈弟者皆美而非刺。故不從傳義。不知古人美惡不嫌同辭。學者當各依本文體會。未可徒泥其辭也。

詩皇矣篇。無然畔援。箋云。畔援猶跋扈也。韓詩曰。畔援。武強也。按畔援卽畔嘒。論語先進篇。鄭注。子路之行。失於畔嘒。正義曰。言子路性行剛強。常嘒嘒失禮容也。正與鄭韓義合。嘒之爲援。猶畔之爲嘒。聲近而義通矣。玉篇又作無然伴換。古雙聲疊韻字無一定也。卷阿篇。伴免爾游矣。伴免卽伴換也。箋曰。伴免自縱弛之意。蓋卽跋扈之意。而引申之。是故畔援也。伴免也。一而已矣。畔援爲不美之辭。而伴免爲美之之辭。美惡不嫌同辭也。訪落篇。將予就之。繼猶判渙。判渙亦卽伴免也。傳箋均未得判免之義。判渙亦自縱弛也。言將助我而就之。猶不免於縱弛也。是故伴免也。判渙也。一而已矣。伴免爲美之之辭。判渙又爲不

美之辭。美惡不嫌同辭也。

禮記孔子閒居篇。耆欲將至。鄭注曰。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按中庸篇禍福將至。此云耆欲。卽福也。美惡不嫌同辭。月令篇節耆欲。禁耆欲以耆欲之不善者言也。祭統篇與舊耆欲。此云耆欲將至。以耆欲之善者言也。王肅作家語。改作有物將至。足徵其不達古義矣。

高下相形例

昭十三年。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注曰。傳言子產每事敏於大叔。按子產與子大叔。皆鄭國賢大夫。傳者欲言子產之敏。乃極言子大叔之不敏。此高下相形之例也。禮記檀弓篇。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旣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按曾子子游。皆聖門高弟。記人欲言子游之知禮。乃先言曾子之不知禮。亦高下相形之例也。後世記載之家。但有簿領而無文章。莫窺斯祕。於是讀古人之書。亦不得其抑揚之妙。徒泥字句以求之。往往失其義矣。

孟子離婁篇。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亦舉曾元之養口體。以形曾子之養志。學者不可泥乎其詞。

敘論竝行例

僖三十三年左傳。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王氏念孫曰。不替孟明。下有曰字。而今本脫之。不替孟明。及曰字。皆左氏記事之詞。自孤之過也。下方是穆公語。上文穆公嚮師而哭。既罪己而不罪人矣。於是不廢孟明而復用之。且謂之曰。孤之過也。大夫何罪。若如今本。穆公既以不替孟明爲已過。則孟明不可用矣。何以言大夫何罪。又言不以一眚掩大德乎。今按王氏解不替孟明句是也。謂今本脫曰字非也。自唐石經以來。各本皆無曰字。未可以意增加。蓋古人自有敘論竝行之例。前後皆穆公語。中間著此不替孟明四字。竝未閒以他人之言。孤違蹇叔與孤之罪也。語出一口。讀之自明。原不必加曰字也。如昭三年傳。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按則使宅人反之。左氏記事之辭。且諺曰以下。晏子之語。中間無曰字。卽其例矣。

史記屈原傳。敘事中閒以議論。論者以爲變體。愚按趙世家云。以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悲乎。魏世家云。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皆於敘事中入議論。古人之文無定法也。

實字活用例

宣六年公羊傳。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上門字實字也。下門字則爲守是門者也。襄九年左傳。門其三門。下門字實字也。上門字則爲攻是門者矣。此實字而活用者也。爾雅釋山。大山宮。小山霍。郭注曰。宮謂圍繞之宮。本實字。而用作圍繞之義。則活矣。宣十二年左傳。屈蕩戶之杜注曰。戶。止也。戶本實字。而

用作止義，則活矣。又如規矩字，皆實字。國語周語，其母夢神規其鬢以墨。韋注曰：規，畫也。此規字活用也。考工記必矩其陰陽。鄭注曰：矩，謂刻識之也。此矩字活用也。經典中如此者，不可勝舉。

執持於手，即謂之手。公羊莊十二年傳：手劍而叱之。禮記檀弓：簞子手弓而可。是也。懷抱於腹，即謂之腹。詩蓼莪篇：出入腹我。是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手熊羆足野羊。注曰：手足謂拍隲殺之手。所拍即謂之手。足所隲，即謂之足。古人用字之法也。

尊者酒器也。儀禮注曰：置酒曰尊。則尊字活用矣。席也。筵也。敷布之具也。儀禮注曰：席，敷席也。筵，布席也。則席字筵字活用矣。蓋在禮經，即有此例。史記東越傳：即鏐殺王。以鏐殺人，而即謂之鏐。張釋之。馮唐傳：五日一椎牛。以椎殺牛，而即謂之椎。皆此例也。

莊三十一年公羊傳：旗獲而過我。解詁曰：旗獲，建旗縣所獲得以過我也。按此解非是。閔二年左傳：佩衰之旗也。杜注曰：旗，表也。然則旗獲而過我，謂表示其所獲之物而過我也。蓋旌旗之屬，所以表示行列。國語晉語：車無退表。韋注曰：表，旌旗也。故旌與旗並有表義。僖二十四年左傳：且旌善人。哀十六年傳：猶將旌君以徇於國。杜注：竝曰：旌，表也。旗之爲表，猶旌之爲表也。旌旗皆實字，而用作表示之義，則實字而活用矣。解者不達此例，乃以爲縣所獲於旗，豈旌君以徇於國，亦將縣之於旌乎。

以女妻人，即謂之女。以食飢人，即謂之食。古人用字類然。經師口授，恐其疑誤，異其音讀，以示區別。於是。何休注公羊：有長言短言之分。高誘注淮南：有緩言急言之別。詩與雨祁祁，雨我公田。釋文曰：與雨如字。雨我于付反。左傳如百穀之仰膏雨也。若常膏之。釋文曰：膏雨如字。膏之古報反。苟知古人有實字活用。

之例則皆可以不必矣

古書疑義舉例 三

四五

古書疑義舉例四

語詞疊用例

大雅縣篇。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宜迺畝。四句中疊用八迺字。蕩篇。曾是彊禦。曾是掎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四句中疊用四曾是字。尙書多方篇。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尙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靖。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十一句中疊用三爾曷不字。四爾乃字。皆疊用語詞以成文者也。禮記哀公問篇。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按鄭君作注時。蓋作即安其居。即醜其衣服。故注曰。即就也。醜類也。就安其居處。正其衣服。以一就字總釋兩即字也。因即誤作節。正義誤以鄭注正字是釋節字。而有節正也之說。非鄭意矣。然鄭注亦未安。兩即字均當讀作則。古字通。大戴禮哀公問於孔子篇。作則安其居處。醜其衣服。可證也。此文疊用兩即字。皆承上之詞。猶云則安其居。則醜其衣服也。射義篇。則燕則饗。文法與此同。但句有長短耳。

周官遺卹職。辨其丘陵墳衍。遼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按兩之字疊用。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竝蒙丘陵墳衍。遼隰而言。蓋既辨其名物。又辨其可以封邑者。故總言丘陵墳衍。遼隰於上。而以兩之字分承於下也。鄭注以物之二字爲句。失其讀矣。

賈子服疑篇。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

履異。則衣帶異。則環珮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牀席異。則器皿異。則食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此十九句疊用十九則字。文法奇絕。建本於則死喪異。下又加則字。是誤於則字絕句。由不達古人文法之變也。又數篇因諸侯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自此以下。凡用因字耳字者。十其句法皆同。班固刪改以入漢書。大失賈子之真。人人習讀漢書。不觀賈子原文。遂亦無襲用此句法者矣。古人之文。每以故字相承接。似複而實非複。禮記禮運篇。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則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此段一氣相承。而用五故字。又樂記篇。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此段亦一氣相生。而用三。是故字。

子書中如此者尤多。墨子親士篇。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卑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處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士也。韓非子主道篇。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將自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若此之類。並於一簡中疊用故字。是故字。故曰字。

彌見古人文氣之厚。偶舉此二則以例其餘。

墨子尙賢中篇。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按相率而爲賢絕句。者字乃是字之誤。屬下讀。惟其相率而爲賢。是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也。兩句疊用。是以字。亦古書之恆例。今誤作相率而爲賢者。則是民之相率爲賢。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之故。義不可通矣。

語詞複用例

古人用助語詞。有兩字同義而複用者。左傳。一薰一蕕。十年尙猶有臭。尙卽猶也。禮記。人喜則斯陶。斯卽則也。此顧氏炎武說。何謂之庸。何文十八年左傳。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汝。庸何傷。庸亦何也。詎謂之庸。詎。莊子齊物論篇。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庸亦詎也。安謂之庸安。荀子宥坐篇。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庸亦安也。執謂之庸執。大戴記曾子制言篇。庸執能親汝乎。庸亦執也。此王氏引之說。

尙書秦誓篇。尙猶詢茲黃髮。言尙又言猶。禮記三年問篇。然後乃能去之。言然後又言乃。莊子逍遙遊篇。而後乃今將圖南。言而後又言乃。史記商君傳。乃遂去之。秦言乃又言遂。漢書食貨志。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言大氏又言無慮。

管子山國軌篇曰。此若言何謂也。地數篇曰。此若言可得聞乎。輕重丁篇曰。此若言曷謂也。言此又言若。若亦此也。後人不達古語。有失其讀者。有誤其文者。禮記曾子問篇。以此若義也。鄭君讀以此爲句。若義也。爲句。則失其讀矣。荀子儒效篇。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若義信乎人矣。今本若誤作

君。則誤其文矣。由不達古書用助語之例也。

句中用虛字例

虛字乃語助之詞。或用於句中。或用於首尾。本無一定。乃有句中用虛字而實爲變例者。如《魯頌》言《魯頌》也。兔斯首。言兔首也。毛傳以《魯頌》爲斯。《魯頌》箋以斯首爲白首。均誤以語詞爲實義。辨見王氏《經傳釋詞》。

禮記射義篇。又使公罔之裘。鄭注曰。之。發聲也。僖二十四年左傳。介之推不言祿。杜注曰。之。語助。按於人名氏之中用語助。此亦句中用虛字之例也。

尚書君奭篇。迪惟前人光。猶云惟迪前人光也。故枚傳曰。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又曰。天惟純佑命。猶云惟天純佑命也。故枚傳曰。惟天大祐助其王命。乃經文不曰惟迪而曰迪。惟不曰惟天而曰天。惟。此亦句中用虛字之例。乃古人文法之變也。

詩無羊篇。牧人乃夢。衆惟魚矣。旒維旛矣。按衆惟魚矣。猶云維衆魚矣。旒維旛矣。猶云維旒旛矣。與斯干篇吉夢維何。維熊維鷁。維虺維蛇。一律。彼維字用之句首。而此維字用之句中。乃古人文法之變也。後人不達此例。而異義橫生矣。

上下文變換虛字例

古書有疊句成文而虛字不同者。尚書洪範篇。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上四句用曰字。下一句用爰字。爰卽曰也。爾雅釋魚篇。俯者靈。仰者謝。前句用諸果。後句用諸獵。前兩句用者字。後

兩句用諸字。諸卽者也。史記貨殖傳。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上一句用與字。下二句用以字。與卽以也。論語述而篇。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上一句用而字。下句用如字。孟子離婁篇。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上一句用如字。下句用而字。而卽如也。禮記文王世子篇。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上一句用乃字。下句用而字。而卽乃也。鹽鐵論。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崔駰大理箴。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上一句用能字。下句用而字。能卽而也。墨子明鬼篇。非父則母。非兄而妣。史記樂布傳。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上一句用則字。下句用而字。而卽則也。周易繫辭傳。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按廣雅釋詁曰。云有也。變化云爲卽變化有爲。與吉事有祥一律。特虛字不同耳。變化有爲。故象事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知來。正義分變化云爲爲四事。則與下文不屬矣。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按下句本作志不而邑邑。與上句口不能道善言一律。特虛字不同耳。而卽能也。荀子哀公篇。作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心卽志也。不知卽不能也。以彼證此。其義自見。淺人不知而與能通。改作而志不邑邑。則與上句不倫矣。又諸志篇。在國統民如怨。在家撫官而國。按怨乃孥字之誤。在國統民如孥。在家撫官而國。兩句本一律。特虛字不同耳。而亦如也。統民如孥。猶言愛民如子。孔氏廣森作補注。不知怨字之誤。乃欲互易其如而兩字。爲之說曰。君統民而能怨。大夫撫私臣。如在國則兩句不倫矣。禮記檀弓篇。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猶曰爲伯高而來。注國語周語曰。知政猶爲政也。高誘注呂氏春秋長見篇曰。知猶爲也。知伯高而來者。猶曰爲伯高而來者。與爲爾哭也來者相對成文。特虛字不同耳。正義曰。若與伯高相知而來哭者。則誤解知字。而兩句不

一律矣。又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按孟子滕文公篇趙注曰。爲。有也。是有與爲義通。蟹有匡卽蟹爲匡。蟬有綏卽蟬爲綏。與子臯爲之衰文義相同。以上兩句喻下一句也。特虛字不同耳。注曰。蚩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爲兄死。如蟹有匡。蟬有綏。不爲蠶之績范之冠也。則與語意不合矣。

爾雅釋詁。粵子爰曰也。而爰粵子三字又訓於是。曰於義同。禮記禮運篇。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言其降於教命者。皆其法於天者也。上句用曰字。下句用於字。亦虛字變換之例。

尹知章注管子戒篇曰。爲猶與也。是爲與義同。列子仲尼篇曰。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按上云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此承上文而更進一義。猶云無言爲不言。無知爲不知。亦言亦知也。上用爲字。此用與字。亦虛字變換之例。

反言省乎字例

黜訟可乎。乎字已見於堯典。是古書未嘗不用乎字。然乎者語之餘也。讀者可以自得之。古文簡質。往往有省乎字者。尙書西伯戡黎篇。我生不有命在天。據史記則句末有乎字。呂刑篇。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史記作何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乎。則亦當有乎字。皆經文從省故也。

老子第五十章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易州唐景龍二年刻石本無乎字。第十章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宏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知乎。天門開關。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爲乎。河上公本此六句竝無乎字。蓋無乎字者古本也。有乎字者後人以意加之也。七十七章。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

而不處。其不欲見賢。末句當云。其不欲見賢乎。文義始明。而各本皆未增加。猶老子原文也。逸周書大戒篇。連官集乘。同憂若一。謀有不行。按不行下亦當有乎字。謀有不行乎。言必行也。大元唐次五。奔鹿懷驥。得不警。按得不警下亦當有乎字。得不警乎。范望注。所謂必肆。誣毀於賢者也。法言問明篇。鳳鳥跽跽。匪堯之廷。按匪堯之庭下亦當有乎字。吳祕曰。治則見非堯之庭乎。是其義也。凡若此類。當善會之。雖不可增加。以失古書之舊。然亦不可不知。讀者毋以反言爲正言。致與古人意旨刺謬也。

助語用不字例

不者弗也。自古及今。斯言未變。初無疑義。乃古人有用不字作語詞者。不善讀之。則以正言爲反言。而於作者之旨大謬矣。斯例也。詩人之詞尤多。車攻篇。徒御不警。大庖不盈。傳曰。不警。警也。不盈。盈也。桑扈篇。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傳曰。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文王篇。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曰。不顯。顯也。不時。時也。生民篇。上帝不寧。不康。禮記。傳曰。不寧。寧也。不康。康也。卷阿篇。矢詩不多。傳曰。不多。多也。凡若此類。傳義已明。且哲矣。乃毛公亦偶有不照者。如思齊篇。肆戎疾不殄。不語詞也。傳曰。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也。則誤以不爲實字矣。亦有毛傳不誤。而鄭箋誤者。如常棣篇。鄂不韡韡。傳曰。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是不語詞也。箋云。不當爲拊古聲同。則誤以不爲段字矣。王氏引之作經傳釋詞。始一一辨正之。真空前絕後之學。今姑舉數事。聊以見例。且補王氏所未及。

秋杜篇。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按兩不字皆語詞。爾雅曰。行道也。行之人。卽道之人。猶荀子性惡篇所謂塗之人也。詩人之意。謂彼道路之人。胡親比之。有人無兄弟。胡飲助之。有鄭君不知兩

不字皆語詞。乃云女何不輔君爲政令。又云何不相推飲而助之。正義因言猶冀他人輔之。上文明言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乃冀他人輔助。失詩旨甚矣。

東山篇。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按不語詞。伊亦語詞。言室中久無人。荒穢如此。可畏亦可懷也。箋云。是不足可畏。乃可爲憂思。則語意迂曲矣。

狼跋篇。德音不瑕。按不語詞。瑕與遐通。遠也。言其德音之遠也。傳訓瑕爲過。箋以不可疵瑕說之。均未達不字之旨。

論語微子篇。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按兩不字皆語詞。丈人蓋自言惟四體是勤。五穀是分而已。安知爾所謂夫子若謂以不勤不分責子路。則不情甚矣。安有萍水相逢。遽加面斥者乎。

也邪通用例

論語。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朱注曰。與。疑詞也。決詞。乃古人之文。則有以也字爲疑詞者。陸氏經典釋文序。所謂邪也。弗殊是也。使不達此例。則以疑詞爲決詞。而於古人之意大謬矣。今略舉數事以見例。其已見于王氏經傳釋詞者。不及焉。

大戴記本命篇。機其文之變也。其文變也。按機當作幾。而讀爲豈。古書每以幾爲豈字。荀子榮辱篇曰。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糟糠爾哉。又曰。幾不甚善矣哉。大略篇曰。幾爲知計哉。竝其證也。幾其文之變也。其文變也。上也。字當讀爲邪。此兩句。乃自爲問答之詞。

論語八佾篇。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執謂鄆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按此章乃

孔子歎魯祭之非禮也。魯僭禮之國。太廟之中。犧牲服器之等。必有不如禮者。子入太廟。每事問。所以諷也。或人不諱。反有執謂知禮之譏。故夫子曰。是禮也。也讀爲邪。乃反詰之詞。正見其非禮也。學者不達也。邪通用之例。以反言爲正言。而此章之意全失矣。

論語中也。爲邪者甚多。子張問十世可知也。井有人焉。其從之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諸也字。並當讀爲邪。又如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子曰其事也。兩也字。亦必讀爲邪。方得當日語氣。以本字讀之。則神味爲之索然矣。

孟子萬章篇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按此節。瞽瞍亦允四字爲句。趙注所謂。瞍亦信知舜之大孝也。若是二字爲句。爲父不得而子也。也讀爲邪。乃詰問之辭。正所以破成丘蒙之說。東晉古文尙書。竊其語入大禹謨篇。而以允若連文。蓋由不達古語。故誤讀孟子。晏子春秋諫上篇。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也當讀爲邪。乃詰問晏子之詞。

亦有應用也字。而以與字代之者。使失其讀。則正言若反矣。禮記祭義篇。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與卽也字。世婦獻繭。本以爲君服。初無所疑。何待致問。下文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與亦也字。乃記人之辭。以結上文言古之獻繭者。其法用此也。鄭不解與字之義。誤以爲問者之辭。正義并以爲夫人致問。失經意甚矣。

雖唯通用例

說文。雖從唯聲。凡聲同之字。古得通用。然雖之與唯。語氣有別。不達古書通用之例。而以後世文理讀之。

則往往失其解矣。禮記表記篇：唯天子受命於天。鄭注曰：唯當爲雖。此雖唯通用之明見於經典者。今於王氏釋詞之外，舉數事見例。

尙書洛誥篇：女惟冲子惟終。按尙書無唯字。今文作維。古文作惟。卽唯字也。此句兩惟字。上惟字當讀爲雖。女雖冲子惟終。與召誥有王雖小元子哉。文義正同。終讀爲崇。君奭篇：其終出于不祥。馬本作崇。是古字通用也。言女雖冲幼。然女位甚尊崇。故宜敬識百辟享也。又詩抑篇：女雖淇樂從。此雖字當讀爲惟。女惟淇樂從。猶尙書無逸篇曰：惟耽樂之從也。枚傳不知女惟之當作女雖。鄭箋不知女雖之當作女惟。胥失之矣。

論語子罕篇：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按此雖字當讀爲唯。言平地之上唯覆一簣。極言其少。正與未成一簣相對成義。又鄉黨篇：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按此唯字當讀爲雖。與上肉雖多一例。古書一箇中上下異字。往往有之。無量卽儀禮所謂無算爵。言雖飲酒至無算爵之時。不及於亂也。論語此兩篇正相連。而一雖字當讀唯。一唯字當讀雖。亦可見古書之難讀矣。

禮記內則篇：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閒。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按此經唯字當讀爲雖。與妾雖老一例。一用唯字。一用雖字。猶鄉黨篇：肉雖多。唯酒無量。亦一用唯字。一用雖字也。夫婦之禮。雖及七十同藏無閒。不以衰老而見疏。外妾則不然矣。然雖老而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亦不以衰老而見疏外也。兩句一義。中間用故字承接。其義可見。鄭注不知上唯字之當讀爲雖。于是不得其解矣。

句尾用故字例

凡經傳用故字多在句首。乃亦有在句尾者。禮記禮運篇。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故字在句尾者也。下云此順之實也。鄭注曰。實猶誠也。盡也。正義於此節逐句分疏。而不別出此順之實也。句。但云則是無故者。言致此上事。則是更無他故。由先王能脩禮達義。體信達順之誠盡。故致此也。牽合下句解之。似尙失其讀也。

大戴記曾子制言篇。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衛道而彊立之。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則有司之司求也。王氏引之曰。故字當屬上讀。言犯上危下之人。所以幸而免者。天下無道故也。若天下有道。則有司誅之矣。按王說是也。盧辯注誤以故若二字爲句。孔氏廣森補注亦未能訂正。

句首用焉字例

凡經傳用焉字。多在句尾。乃亦有在句首者。禮記鄉飲酒義。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劉氏台拱曰。三焉字皆當下屬焉語詞。猶於是也。按王氏釋詞。焉字作於是解者。數十事。文繁不具錄。

孟子離婁篇。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按此三焉字亦當屬下讀。焉猶於是也。

古書發端之詞例

凡發端之詞。如書之用曰字。詩之用誕字。皆是也。乃有發端之詞與今經異者。略舉數事以見例。乃者承上之詞也。而古人或用以發端。堯典乃命羲和是也。周官小司徒職。乃頒比澮于六鄉之大夫。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乃分地域而辨其守。凡五段文字。皆以乃字領之。

故者承上之詞也。而古人亦或用以發端。禮記禮運篇。故聖人參於天地。竝於鬼神以下。正義。標故聖至地也。爲一節。故君至其生爲一節。故用至之變爲一節。故聖至爲之爲一節。又故人者其天地之德以下。正義。標故人至氣也。爲一節。故天至質也。爲一節。故人至爲畜爲一節。又故先王秉耒耨以下。正義。標故先至有序爲一節。故宗至至正爲一節。故禮至歲也。爲一節。又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以下。正義。標故禮至其禮爲一節。故禮至以薄爲一節。故聖至者尊爲一節。故治至危也。爲一節。故禮至實也。爲一節。是每節皆以故字發端。

若夫者轉語之詞也。而古人或用以發端。王氏釋詞引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不難。孝經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竝其證也。禮記曲禮篇。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劉原夫曰。此乃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之辭。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此篇蓋取彼文。而若夫二字失於刪去。鄭氏不知。乃謂此二句爲丈夫之事。誤矣。按鄭君此注誠誤。然謂失於刪去。則記人亦所不受。蓋在彼文用爲轉語。而在此文用爲發端。原不必刪也。

禮記中庸篇今夫天一節。四用今夫爲發端。此近人所習用者。乃或變其文爲今是。禮記三年問篇。今是大鳥獸。荀子禮論篇。今是作今夫。荀子宥坐篇。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韓詩外傳。今夫作今是。竝其證也。王氏釋詞已及之。乃或又段氏爲是而作今氏。墨子天志下篇。上云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今是即今夫也。下云今氏大國之君。今氏即今是。亦即今夫也。禮記曲禮篇是職方。鄭注曰是或爲氏。儀禮觀禮篇。大史是右。注曰古文是爲氏。蓋是氏古通用耳。今是之文。古書多有。今氏之文。惟此一見。而今本墨子氏上又衍知字。故雖王氏之博極羣書。徵引不及矣。

古書連及之詞例

凡連及之詞。或用與字。或用及字。此常語也。乃有其語稍別。後人遂失其解者。略舉數事以見例。爾雅曰。于於也。而尙書每用爲連及之詞。康誥篇。告女德之說。于罰之行。言告女德之說與罰之行也。多方篇。不克敬于和。言不克敬與和也。說本孔氏廣森卮言。王氏引之釋詞。又呂刑篇。罔中于信。中與忠通。于亦連及之詞。言三苗之民皆無忠信也。枚傳失其義。而前人亦未見及。又按此例。毛詩亦有之。鳧鷖篇。公尸來燕來宗。旣燕于宗。福祿攸降。此于字亦連及之詞。來燕來宗。旣燕于宗。二句相承。猶言旣燕與宗也。鄭箋不達。遂使上下兩宗字異義。失之甚矣。泮水篇。不吳不揚。不告于訕。二句亦相承。猶云不吳不揚。不告與訕也。告讀如嗶呼之嗶。訕猶訕訕。喧譁之聲也。上句不吳不揚。箋云不謹譁不大聲。此云不告與訕。義正相近。鄭箋亦失其義。

考工記注。若如也。乃古人則又用爲連及之詞。儀禮燕禮篇。幕用綌若錫。禮記投壺篇。矢用柘若棘。皆是

也。又或變其文曰如。論語先進篇方六七十如五六八十。又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皆是也。如之與若。義本不殊。故連及之詞。爲若又爲如矣。朱注曰如猶或也。古無此義。

之字。古人亦或用爲連及之詞。考工記作其麟之而文十一年左傳。皇父之二子皆是也。禮記中庸篇。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此三句自來不得其解。若謂遠由於近。微由於顯。則當云知遠之由於近。知微之由於顯。文義方明。不得但云遠之近。微之顯也。且風之自句。義不一例。微之顯句。亦與第一句不倫。既云遠之近。則當云顯之微矣。今按此三之字。皆連及之詞。知遠之近者。知遠與近也。知微之顯者。知微與顯也。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猶易繫辭傳云。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也。然則知風之自句。當作何解。風讀爲凡。風字本從凡聲。故得通用。莊子天地篇。願先生之言其風也。風卽凡字。猶云言其大凡也。自者目字之誤。周官宰夫職。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鄭注曰。治凡若月計也。治目若今日計也。然則凡之與目。事有鉅細。故以對言。正與遠近微顯一例。余著羣經平議。未見及此。故於此發之。

惟字。古人亦用爲連及之詞。禹貢篇。齒革羽毛惟木是也。酒誥篇。爾大克羞者惟君。此本承上文奔走事厥者厥長而言者。卽考也。君卽長也。惟者連及之辭。猶云爾大克進獻爾考與爾長也。下文曰。又惟股之迪。諸臣惟工。臣惟工與者。惟長一律。枚傳曰。女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爲君矣。未達惟字之義。

古書疑義舉例五

兩字義同而衍例

古書有兩字同義而誤衍者。蓋古書未有箋注。學者守其師說。口相傳受。遂以訓詁之字誤入正文。周官亨人。職外內饗之饗。亨。又言煮。由古之經師相傳。以此亨字乃亨煮之亨。而非亨通之亨。因誤經文饗亨爲饗亨煮矣。王氏念孫謂誤始唐石經。非也。

周易履六三象傳。不足以與行也。按以字衍文。傳文本云。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古與以二字通用。上句用以字。下句用與字。乃虛字變換之例。說見前。學者不知與字之卽以字。而更加以字於與字之上。轉爲不辭矣。

隱元年左傳。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按曰字衍文也。閔二年傳。有文在其手曰友。昭元年傳。有文在其手曰虞。彼傳無爲字。故有曰字。此傳有爲字。卽不必有曰字。猶桓四年公羊傳。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穀梁傳作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有爲字則無曰字。是其例也。曰爲並用。亦兩字同義而誤衍。

國語晉語。若無天乎。云若有天。吾必勝之。王氏念孫曰。云字當在若字下。若無天乎爲一句。若云有天爲一句。今按王說是矣。而未盡也。古本蓋止作若無天乎。若云天吾必勝之。云卽有也。廣雅釋詁曰。云。有也。文二年公羊傳曰。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云災無災。相對爲

文云災卽有災也。此以無天云天相對爲文。正與彼同。云有二字同義而誤衍。傳寫又誤倒之耳。大戴記五帝德篇。闇昏忽之義。按大戴原文本作闇忽之義。與上文上世之傳隱微之說文法一律。其衍昏字者。闇卽昏也。禮記祭義篇鄭注曰。闇昏時也。闇昏二字同義而誤衍。老子第六十八章。是謂配天之極。按老子原文當作是謂配古之極。與上文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文法一律。其衍天字者。古卽天也。尙書堯典鄭注曰。古天也。天古二字同義而誤衍。

晏子春秋諫下篇。聾暗非害國家而如何也。按如字衍文。而何卽如何。有而字不必更有如字。管子君臣上篇。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按是字衍文。非茲卽非是。有茲字不必更有是字。

墨子備城門篇。令吏民皆智知之。按智知義同。釋名釋言語曰。智知也。墨子原文本作令吏民皆智之。傳其學者謂此智字乃知識之知。因相承而衍知字矣。淮南子人閒篇。曉然自以爲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知字亦誤衍。與墨子同。

兩字形似而衍例

凡兩字義同者。往往致衍。已見前矣。兩字形似者。亦往往致衍。荀子仲尼篇。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按處大重任大事相對爲文。重下不當有理字。楊注曰。大重謂大位也。亦不釋理字之義。是理字衍文。蓋卽重字之誤而衍者也。

墨子非攻下篇。率不利和。按和字衍文。率乃將率之率。言將率不和也。和卽利字之誤而衍者。又天志下篇。而況有踰人之牆垣。扭格人之子女者乎。按扭字衍文。格人之子女。與踰人之牆垣相對成文。扭卽垣

字之誤而衍者。

列子說符篇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按呂氏春秋慎大篇無施字。施卽於字之訛而衍也。

韓非子詭使篇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按池乃地字之誤。名之所以成。地之所以廣。相對成文。不當有城字。城卽成字之訛而衍也。

呂氏春秋安死篇。此言不知鄰類也。按聽言篇曰。乃不知類矣。達鬱篇曰。不知類耳。竝無鄰字。此云鄰類。義不可通。鄰卽類字之訛而衍也。

商子兵守篇。四戰之國。好舉與兵。以距四鄰者。國危。舉字卽興字之誤而衍。管子事語篇。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舉字卽興字之誤而衍。呂氏春秋異寶篇。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舉字亦卽興字之誤而衍。淮南子泰俗篇。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興字亦卽興字之誤而衍。

春秋繁露考功名篇。其先比二三分以爲上中下。以考進退。按一句中因誤而衍者二字。比卽上先字之誤。二卽下三字之誤。

大裘永次。四子序不序。按上序字卽上子字之誤而衍者。王注云。子而不居。子之次序。是王淮本正作子不序也。又居次三。長幼序。序子克父。按下序字卽下子字之誤而衍者。宋陸王本並作長幼序子克父。獨范望本衍一序字。

涉上下文而衍例

古書有涉上下而誤衍者。既濟豕辭。亨小利貞。小字衍文。涉下文未濟亨小狐汔濟而誤衍也。禮記檀弓

篇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與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第三句有字衍文。有微情者。有以故與物者。皆禮之所。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本非禮之所有。安得言有乎。此有字涉上兩有字而誤行也。

周書大匡篇。樂不牆合。按牆合二字無義。涉下句牆屋有補無作之文。誤衍牆字也。盧氏文弨以宮縣說之。則曲說矣。

管子正篇。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服日新。此謂行理。按上文云。立常行政。能服信乎。中和慎敬。能日新乎。此承上文而言。當作能服信。此謂正紀。能日新。此謂行理。上句政字。涉上文臨政官民而衍。下句服字。即涉上句能服信而衍。

墨子尚同下篇。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義尚同於天子。下義字。涉上義字而衍。以上下文證之。可見。呂氏春秋侈樂篇。遂而不返。制乎嗜欲。制乎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下制乎字。涉上制乎字而衍。適威篇。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應獬狗而弑子陽極也。上極也。字。涉下極也。字而衍。壹行篇。陵上巨木。人以爲期。易知故也。又況於土乎。土義可知故也。則期爲必矣。下故也。字。涉上故也。字而衍。又遇合篇。曰。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按此十二字中衍三字。皆涉上下文而誤衍者也。客字下。涉下而衍。有字。其字下。涉上文。楚王怪其名。句而衍名字。末狀字。亦涉上而衍。呂氏原文。本作客進狀。有惡。其言有惡。兩有字。均讀爲又。狀又惡。其言又惡。即下文所謂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也。今多衍字。致不可解。此古書之所以難讀也。

涉注文而衍例

古書有涉注文而誤衍者。詩丘中有麻篇。將其來施。傳曰。施施難進之貌。箋云。施施舒行伺閒。獨來見己之貌。按經文止一施字。而傳箋並以施施釋之。此以重言釋一言之例。說見前。今作將其來施施。卽涉傳箋而誤衍下施字。顏氏家訓書證篇曰。江南舊本悉單爲施。

大戴記曾子制言篇。其功守之義。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按其功守之義五字。乃盧注之誤入正文者。孔本阮本均已訂正。

禮記檀弓篇。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按反字衍文。據正義曰。望諸幽者。求諸鬼神之道也。是記文本無反字。乃涉上注文庶幾其精氣之反。因而誤衍。又緇衣篇。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注曰。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今爲大夫卿士。按禮記原文。本作毋以嬖御士疾莊士。與上文毋以嬖御人疾莊后一律。鄭注今爲大夫卿士。本作或爲大夫卿士。蓋別本有作毋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者。故鄭記其異也。今正文作莊士大夫卿士。卽涉注文而衍。又改注文或爲作。今爲而。正義從而爲之辭。失之甚矣。

商子墾令篇。姦民無主。則爲姦不勉。爲姦不勉。則姦民無樸。本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鄭案本於姦民無樸下。有樸根株也四字。乃舊解之誤入正文者。

韓非子難三篇。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則因物以治物。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按韓非原本。本作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故因物以治物。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故因人以知人。舊注於上句寡不勝衆云。言智不足以徧知物也。於下句寡不勝衆云。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傳寫誤入正文。而又有錯誤。遂不可讀。

涉注文而誤例

考工記杞人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注曰。曾孫諸侯。謂女後世爲諸侯者。按正文諸侯當作侯氏。此以詒女曾孫侯氏百福八字爲句。大戴記投壺篇載此辭曰。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雖文有奪誤。而正作曾孫侯氏百福可證也。鄭君此注。本云曾孫侯氏。謂女後世爲諸侯者。正文侯氏。涉注文而誤。作諸侯。於是并改注文亦作曾孫諸侯矣。

韓非子外儲說左篇。吾父獨冬不失袴。舊注曰。別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按正文本作吾父獨終不失袴。故注以終其冬夏無所損失釋之。今作冬不失袴。卽涉注文而誤。終爲冬。此皆涉注而誤者也。

以注說改正文例

段氏玉裁曰。司巫祭祀則共匱。主及道布。及鉏館。杜子春云。鉏讀爲菹。菹藉也。書或爲菹。今本改云菹。讀爲鉏。藉也。則不可通。越氏下十一人。鄭司農云。越讀爲蝸。蝸蟊也。今本改云蝸。讀爲蝸。蟊也。則不可通。土馴。鄭司農云。馴讀爲訓。謂以遠方土地所生異物告道王也。今本改云訓。讀爲馴。則不可通。祭統。鋪筵設詞。几。鄭注。詞之言同也。今本改同之言。詞以易識之字更爲難字。則不可通。穆天子傳。道里悠遠。山川諫之。郭注。諫音閒。是卽讀諫爲閒。明段借法也。今作閒音諫。則非。西京賦。烏獲舂鼎。李善注曰。說文。扛。橫關對舉也。舂與扛同。吳都賦。覽將帥之權勇。李注。毛詩曰。無拳無勇。權與拳同。今本正文作扛。作拳。注文又譌舂而不可通。以上諸條。皆因先用注說改正文。又用已改之正文改注。於是字與義不謀。上

與下不貫矣。按段氏此論。前人所未發。讀古書者不可不知也。

周易坤初六履霜。釋文曰。鄭讀履爲禮。按履霜之義。明白無疑。鄭讀爲禮。義不可通。疑鄭氏所據本作禮霜。鄭注則曰。禮讀爲履。破段字而讀以本字也。後人用注說改經。又以既改之經文改注。而陸氏承其誤耳。

周官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注曰。杜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按經文弭字當作彌。注文彌字當作弭。蓋經文作彌。而杜子春讀爲弭兵之弭。左傳弭兵字。作弭不作彌也。後人以注說改經文。遂改注文作彌兵。而義不可通矣。

以旁記字入正文例

王氏念孫曰。書傳多有旁記之字。誤入正文者。趙策。夫董闕于簡主之才臣也。闕與安古同聲。卽董安于也。後人旁記安字。而寫者並存之。遂作董闕安于。史記曆書。端蒙者年名也。端蒙。旃蒙也。後人旁記旃字。而寫者並存之。遂作端旃蒙。刺客傳。臣欲使人刺之。衆莫能就。衆者終之借字也。後人旁記終字。而寫者並存之。遂作衆終。莫能就。漢書翟方進傳。民饑九萬夫。儀與獻古同聲。卽民獻也。後人旁記獻字。而寫者並存之。遂作民獻。儀九萬夫。按此皆旁記字之誤入正文者也。

周書命訓篇。通道通天以正人。按下文云。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道天有極則不威。不威則不昭。正人無極則不信。不信則不行。皆以道天正人對舉。然則此文當作道天以正人。襄三十一年左傳注。荀子禮論篇注。並曰。道通也。道天以正人。卽通天以正人。疑他本或有作通字者。後人旁記於此。傳寫誤入。

正文則爲道通天以正人文不成義。乃又於道上加通字耳。

國語晉語不可以封國。按國字衍文。楚語曰。其生不殖。不可以封。韋注曰。封國也。此作不可以封國者。蓋由別本作國。後人旁記于此而誤。靡入也。

管子版法解篇。故莫不得其職姓。按得職猶得所。漢書趙廣漢傳。小民得職。是其義也。職姓連文。甚爲不辭。姓者姓字之誤。得其性卽得其職也。此亦後人旁記異文而誤合之也。明法解篇。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所職二字亦爲不辭。誤與此同。

荀子禮論篇。大路之素未集也。楊注曰。未集。不集丹漆也。此說於義未足。殆非也。未當爲本末之末。素未是一事。素集是一事。亦寫者旁記異文而誤合之也。末者臂之段字。上文絲末。楊注未與臂同。是其證。大戴記禮三本篇。作素機。機與臂同。荀子作末之本。與大戴記合。集者轡之段字。集音轉而爲就。詩小旻篇。與猶咎道爲韻。是其證。故集字得讀爲轡。史記禮書正作素轡。荀子作集之本。與史記合。

墨子雜守篇。守節出入。使主節必疏書。署其情令。若其事而須其還報。以劔驗之。劔驗二字不可通。墨子原文。蓋止作劔之。假劔爲驗。劔之卽驗之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進盡二字不可通。韓非子原文。蓋止作不盡。假盡爲進。不盡卽不進也。凡此皆後人旁記異文而誤入之。與義同誤。衍之例可以參觀。

因誤衍而誤刪例

凡有衍字宜從刪削。乃有刪削不當。反失其本真者。周易升象傳。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釋文曰。以高

大本或作以成高大。按此本作積小以成大。正義所謂積其小善以成大名也。後誤衍高字。而作積小以成高大。則累於辭矣。校者不知高字之衍而誤刪成字。此刪削不當而失其本真者也。淮南子道應篇。洞洞屬屬而將不能恐失之。高注曰。而將不能勝之。恐失之。按正文本作而將不能勝之。而與如古通用。謂如將不能勝之也。高注恐失之三字。正解如不能勝之義。此三字誤入正文。校者反刪去勝之二字。亦刪之不當者也。

因誤衍而誤倒例

校古書者。鹵莽滅裂。有遇衍字不加刪削。而以意移易。使成文理者。大戴記哀公問於孔子篇。君何以謂已重焉。此本作君何謂以重焉。以重卽已重。以已古字通也。後人據小戴記作已重。旁記已字。因而誤入正文。校者不知刪削。乃移以字於謂字之上。使成文理。此因誤衍而誤倒者也。

楊子大元。元瑩篇。嘖情也。抽理也。瑩事也。昭君子之道也。按上文云。陰陽所以抽嘖也。從橫所以瑩理也。明晦所以昭事也。此當云抽嘖也。瑩理也。昭事也。方與上合。今抽嘖誤作嘖情。情字蓋卽嘖字之誤。而衍者。於是移抽字以易下句瑩字。而瑩理誤作抽理矣。又移瑩字以易下句昭字。而昭事誤作瑩事矣。至昭字無可易。乃移置下句之首。而君子之道也。誤作昭君子之道也。蓋因一字之誤衍。而遂使諸字以次而疊降。以此校書。亦可云不憚煩矣。

因誤奪而誤補例

凡有奪字則當校補。乃有校補不當。以至補非其字者。大戴記曾子立事篇。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

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按下文云。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多言而慎焉。據此則本文好多二字亦當作多言。校者因奪言字而誤補好字。此校補之不當者也。又曾子本孝篇。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接以力惡食。本作以任善食。盧注所謂分地任力致甘美是也。今任善二字。誤移在下句之首。作任善不敢臣三德。甚爲無義。可知其誤。此文因奪任善二字。而誤補力惡二字。亦校補之不當者也。

爾雅釋草中。馘菌。小者菌。注於上句曰。地蕈也。似蓋。今江東名爲土菌。亦曰馘。可啖之。又注下句曰。大小異名。按中馘謂之菌。小者又謂之菌。何以見大小之異名乎。據說文草部。菌。地蕈也。疑古本爾雅作中馘。地蕈。小者菌。故說文即以地蕈說菌。蓋對文別而散文通也。因正文奪地蕈二字。校者據注中土菌之文。臆補菌字。而大小異名者。轉若大小同名矣。注文地蕈似蓋句。本無也字。乃舉正文地蕈而釋之。今正文奪地蕈字。而誤補菌字。則地蕈字于正文無見。乃增注文作地蕈也。而其誤不可復正矣。

因誤字而誤改例

凡遇誤字則宜改正。乃有改之不得其字而益以成誤者。周書謚法篇。純行不二曰定。按此本作純行不忒。曰定。古書忒字或以貳字爲之。尙書洪範篇。衍忒。史記宋世家。作衍貳。是其證也。貳譌作忒。後人因改作二矣。又史記篇。奉孤而專命者。謀主必畏其威而疑其前事。按謀主二字不可曉。當作其主。言其主必畏而疑之也。其誤作某。後人因改作謀矣。此皆因誤字而誤改。益以成誤者也。

管子霸言篇。故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按伐乃代字之誤。管子原文本作世不謂貪。言一世之人不以爲貪也。唐人避諱。改世爲代。後人傳寫。又誤代爲伐。

荀子非相篇。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按兩論字皆俞字之誤。俞讀爲愈。古字通用。見本書榮辱篇注。韓詩外傳正作久則愈。略近則愈。詳可證也。俞字誤作命。校者又誤改作論。韓非子主道篇是以不言善應。不約而善增。按道藏本。趙用賢本。不言下皆有而字。當從之。增乃會字之誤。不言而善應。語本老子。不約而善會。亦卽老子所謂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善會猶善結也。會字誤作會。校者又誤改作增。

一字誤爲二字例

古書有一字誤爲二字者。禮記祭義篇。見閒以俠鯁。鄭注曰。見閒當爲颯。史記蔡澤傳。吾持梁刺齒肥。索隱曰。刺齒肥當爲齧肥。孟子公孫丑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日知錄載倪文節之說。謂當作必有事焉而勿忘。

禮記緇衣篇。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惠氏棟九經古義。謂孫心當作瑟。說文。瑟。順也。書云。五品不瑟。今文尙書作訓。古文尙書作瑟。今孔氏本作孫。衛包又改作遜。古字亡矣。緇衣猶存古字耳。

尙書多方篇。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按枚氏因大介連文。而以大大賜汝釋之。不詞甚矣。說文大部。芥。大也。從大介聲。讀若蓋。凡經傳訓大之介。皆其假字也。此經疑用本字。其文曰。我有周惟其芥賚爾。芥賚卽大賚也。後人罕見芥字。遂誤分爲大介二字。

國語晉語。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按僖二十三年左傳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疑此文一人二字乃夫字之誤。以相絕句。卽左傳所謂若

以相也。夫必得晉國絕句，卽左傳所謂夫子必反其國也。夫者指目其人之辭。說詳襄二十三年左傳正義。今誤作一人二字，義不可通矣。

二字誤爲一字例

古書亦有二字誤合爲一字者。襄九年左傳閏月，杜注曰：閏月當爲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爲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爲月。按古鐘鼎文往往有兩字合書者，如石鼓文小魚作鯨，散氏銅盤銘小子作李是也。古人作字但取疏密相間，經典傳寫，則遂并爲一字矣。

禮記檀弓篇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按夫字衍文也。二人兩字誤合爲夫字。學者旁識二人兩字以正其誤，而傳寫誤合之，遂成二夫人矣。國語夫字誤分爲一人二字，檀弓二人字誤合爲夫字，甚矣古書之難讀也。

淮南子說林篇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冒老，莫之疾也。賊心岳，陳氏觀樓曰：岳字當爲亡也。二字之譌，亡無也。言狂者與嬰兒皆無賊害之心，故人莫之怨也。按此亦二字合爲一字者。又人閒篇孫叔敖病疽將死，按病字將字並衍文也。疽字乃疔且二字之誤。說文疔部疔，痂也。人有疾痛，象倚箸之形。朱氏駿聲謂疔乃疾病之本字，疾字從疔聲。乃疾速之本字。後人段疾爲疔而疔廢矣。愚按其說是也。孫叔敖疔且死，猶云孫叔敖疾且死也。其事亦見列子說符篇。呂氏春秋異寶篇竝作孫叔敖疾將死，將猶且也。彼作疾，此作疔。古今字耳。因疔且二字誤合爲疽字，後人乃於上加病字，下加將字，失之矣。又脩務篇琴或撥刺枉撓，闔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高注曰：側室或作廟堂。按側室及廟堂均無義。疑淮

南原文本作則尙士爭鼓之尙與上通尙士卽上士也考工記桃氏爲劔弓人爲弓竝有上土服之之文故此言琴亦曰上土鼓之也上文曰今劔或絕側贏文齧缺卷鉞而稱以頃囊之劔則貴人爭帶之兩文相對此曰則上土爭鼓之猶彼曰則貴人爭帶之也因段尙爲上而尙士二字誤合爲堂字淺人因改則字爲廟字高所見或本是也又因古本實是則字遂改堂字爲室字而加人旁於則字之左使成側字高所據本是也轉展致誤而要皆由於尙士二字之誤合爲堂字所宜悉心校正也

重文作二畫而致誤例

古人遇重文止於字下加二畫以識之傳寫乃有致誤者如詩碩鼠篇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韓詩外傳兩引此文竝作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又引次章亦云逝將去女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此當以韓詩爲正詩中疊句成文者甚多如中谷有摧篇疊慨其歎矣兩句丘中有麻篇疊彼留子嗟兩句皆是也毛韓本當不異因疊句從省不書止作適二彼二樂二土二傳寫誤作樂土樂土耳下二章同此

莊子胠篋篇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釋文曰自敬仲至莊子九世知齊政自太公和至威王三世爲齊侯故云十二世按此說非也本文是說田成子不當追從敬仲數起莊子原文本作世世有齊國言自田成子之後世有齊國也古書重文從省不書止於字下作二識之應作世二有齊國傳寫誤倒之則爲二世有齊國於是其文不可通而從田成子追數至敬仲適得十二世遂臆加十字於其上耳

重文不省而致誤例

亦有遇重文不作二書。實書其字而致誤者。周書典寶篇。一孝子畏哉。乃不亂謀。按本作一孝。句孝畏哉。乃不亂謀。猶下文曰。二悌。悌乃知序。悌下疊悌字。則孝下必疊孝字矣。今作孝子畏哉。子卽孝字之誤也。又下文曰。三慈。慈知長幼。當作三慈惠。慈惠知長幼。慈惠下疊慈惠字。猶孝下疊孝字。悌下疊悌字也。今作茲知長幼。茲卽慈字之誤也。此皆重文不省而轉以致誤者也。

闕字作空圍而致誤例

校書遇有缺字。不敢臆補。乃作□以識之。亦闕疑之意也。乃傳寫有因此致誤者。大戴記武王踐阼篇。機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聒。口戕。口盧。注曰。聒。恥也。言爲君子榮辱之主。可不慎乎。聒。聒。聒也。孔氏廣森補注曰。聒有兩訓。疑記文本作聒生聒。故盧意謂君有聒恥之言。則致人之聒。聒也。按此說是也。惟其由聒生聒。故謂之口戕。口今作口生聒者。蓋傳寫奪聒字。校者作空圍以記之。則爲口生聒。遂誤作口生聒矣。

本無闕文而誤加空圍例

亦有本無闕文而傳寫誤加空圍者。周書寤儆篇。欲與無□則欲攻無庸。以王不足。按此三句本無闕文。欲與無則欲攻無庸。以王不足。皆四字爲句。言欲與之而無則欲攻之而無庸。以王則不足也。下文周公之言曰。奉若稽古。維王克明三德。維則威和。遠人維庸。正對此三句而言。淺人不知無則無庸相對成文。而以則字屬下句。因疑欲與無下尙有闕文。乃作□以識之耳。

又本典篇。能求士□者智也。與民利者仁也。按兩句一律。上句不當有闕文。誤加空圍。宜刪。又官人篇。問

則不對。佯爲不窮。口貌而有餘。按貌上本無闕文。而讀爲如貌。如有餘。卽所謂佯爲不窮也。誤加空圍。亦宜刪。又云有知而言弗發。有施而口弗德。按此文本作有知而不發。有施而弗德。發讀爲伐。古字通用。有知而弗伐。有施而弗德。皆五字爲句。上句本無言字。下句亦無闕文。學者不知發與伐同。而臆加言字。則下句少一字矣。因作空圍以識之也。亦宜刪。以上三條。竝見王氏念孫讀書雜誌。

古書疑義舉例六

上下兩句互誤例

古書有上下兩句平列而傳寫互誤其字者。詩江漢篇江漢浮浮。武夫滔滔。王氏引之曰當作江漢滔滔。武夫浮浮。小雅四月篇滔滔江漢。此云江漢滔滔。義與彼同。浮與儻聲義相近。江漢滔滔。武夫浮浮。猶齊風載驅篇汶水滔滔。行人儻儻也。寫經者滔滔浮浮上下互譌。後人又改傳箋以從之。莫能是正矣。說見經義述聞。

禮記明堂位篇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按包咸鄭元注論語賈逵服虔杜預注左傳皆云夏曰瑚。殷曰璉。與此不同。據論語云瑚璉也。先瑚後璉。則瑚屬夏而璉屬殷明矣。若是夏璉殷瑚。當云璉瑚。不當云瑚璉也。蓋記文傳寫誤倒耳。

周書大聚篇立勤人以職孤。立正長以順幼。按此當作立正長以勤人。立職孤以順幼。蓋立正長所以勤民事。而立職孤所以使幼者得遂其生也。正長也。職孤也。皆其名也。勤人也。順幼也。皆其事也。立職孤以順幼。與下句立職喪以卹死文法正同。傳寫誤倒。失其義矣。

爾雅釋草唐棣。移常棣。棣按詩何彼穠矣篇采薇篇毛傳說唐棣常棣。均與爾雅合。晨風篇傳棣唐棣也。爾雅釋異。此必有一誤。而兼明書引孔氏論語解曰唐棣棣也。亦與晨風傳同。玉篇木部。棣徒郎切。棣也。棣即唐字。疑毛傳當以晨風爲正。餘篇乃後人據爾雅改之。其實爾雅之文本作唐棣棣。常棣移。今本

傳寫互易。非其舊也。爾雅一書。訓釋名物。尤易混淆。釋山多草木。帖。無草木。駭。詩涉帖。篇毛傳曰。山無草木。曰帖。山有草木。曰岵。又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疽。卷耳篇毛傳曰。崔嵬。土山之戴石者。石山戴土曰疽。其義並與爾雅相反。正義謂傳寫誤也。釋天春爲蒼天。夏爲昊天。書堯典正義曰。鄭元讀爾雅曰。春爲昊天。夏爲蒼天。則爾雅一書之傳述不同。自昔然矣。

周官職方氏。正南曰荊州。其浸潁澨。鄭注曰。潁水出陽城。宜屬荊州。在此非也。河南曰豫州。其浸波澨。注曰。春秋傳除道梁澨。營軍隨。則澨宜屬荊州。在此非也。蓋荊豫二州相次。傳寫誤到之耳。凡此之類。安得有如鄭君之卓識。悉爲考定哉。

論語季氏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按寡貧二字。傳寫互易。此本作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貧以財言。不均亦以財言。不均則不如無財矣。故不患貧而患不均也。寡以人言。不安亦以人言。不安則不如無人矣。故不患寡而患不安也。春秋繁露度制篇。引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可據以訂正。

管子八觀篇。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按下上二字。傳寫互易。上云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是方五十里之地。可食萬家之衆。然萬家或有盈絀。故此又分別言之。若在萬家以上。則宜兼就山澤之地。若在萬家以下。則山澤之地可去也。如今本義不可通。所宜訂正。老子第十章。愛民治國。能無知乎。又曰。明白四達。能無爲乎。按上句當作無爲。下句當作無知。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卽所謂取天下當以無事也。明白四達。能無知乎。卽所謂知其白守其黑也。易州唐景龍二年。

刻石本正如。此而王弼本誤倒之。至河上公本。兩句皆作無知。則詞複矣。淮南子天文篇。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十一月水正而陰勝。按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水火二字當互易。冬至一陽生。故日冬至而火從之也。夏至一陰生。故日夏至而水從之也。五月火正而水漏。正說夏至水從之之義。言五月火方用事。而水氣已滲漏也。十一月水正而陰勝。陰乃火字之誤。勝字當讀爲升。勝升古通用。謂十一月水方用事。而火氣已上升也。正說冬至火從之之義。如此則與下文一貫矣。此亦上下兩句互誤者也。

上下兩句易置例

古書凡三四句平列者。其先後本無深義。傳寫或從而易置之。文選于合升晉紀總論曰。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李善注引禮記子曰。今天下書同文。車同軌。視今本兩句倒置。此或因正文而誤。然奏彈曹景宗文曰。將一車書。曲水詩序曰。合車書於南北。注並引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此則非因正文而然。疑李氏所據禮記與今不同也。

論語公冶長篇。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韓詩外傳引作少者懷之。朋友信之。雍也篇。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作仁者樂山。知者樂水。泰伯篇。啓予足。啓予手。魏書崔光傳引作啓予手。啓予足。魏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後漢書馬融傳注引作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文選東京賦注引作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鄉黨篇。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史記孔子世家作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

侃侃如也。先進篇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鹽鐵論作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之貢。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論衡問孔篇作有社稷焉。有民人焉。顏淵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禮記曲禮正義引作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子路篇父爲子隱。子爲父隱。韓詩外傳引作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憲問篇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風俗通皇霸篇引作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季氏篇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後漢書安帝紀引作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子張篇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玉篇人部仕下引作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以上竝見翟氏灑論語考異。按卽論語一書。而它書所引上下倒置者。已不可勝計。則羣經可知矣。雖於義理無甚得失。亦讀古書者所宜知也。

大戴記禮三本篇。天地以合。四時以洽。日月以明。星辰以行。按日月以明。當在四時以洽之上。自此至終篇。皆兩句一韻也。荀子樂論。史記樂書。皆不誤。可據以訂正。又少閒篇。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按酒者猶酒。句當在糟者猶糟下。二語相對成文。糟濁而酒清也。玉者猶玉。血者猶血。二語亦相對。玉白而血赤也。至實者猶實句。或別有對文。而今闕之。當爲衍句。

老子第二十一章。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按惚兮恍兮兩句。當在恍兮忽兮兩句之下。蓋承上惟恍惟惚之文。故先言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與上文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四句爲韻。下云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乃始轉韻也。王弼注曰。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恍兮惚兮。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也。注文當是全舉經文。而奪其中有物四字。可知王氏所據本猶未倒也。

淮南子俶真篇。勢利不能誘也。辯者不能說也。聲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濫也。智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

恐也。按聲色句當在辯者句前。則聲色貨利以類相從。辯者美者智者勇者亦以類相從矣。文子九守篇正如此。可據以訂正。

字以兩句相連而誤疊例

周書度訓篇是故民主明醜以長子孫。子孫習服鳥獸。按子孫字不當疊。疊者誤也。此以是故民主明醜以長子孫爲句。習服鳥獸爲句。疊字則不可通矣。又程典篇土勸不極美。美不害用。用乃思慎。按美字用字均不當疊。疊者誤也。土勸不極美不害。當作土物不極美不割。卽文傳篇所謂毋伐不成材也。勸與物形似而訛。害與割聲近而借。今疊美字用字。則不可通矣。又大開武篇天降寤於程。程降因於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維王其明用開和之言。言孰敢不格。按程字不當疊。降寤於程。程降因於商。皆天所降也。若作程降因於商。則不可通矣。葛字亦不當疊。孔注曰商朝生葛是祐助周也。可知孔所據本不疊葛字也。言字亦不當疊。孔注曰可否相濟曰和。欲其開臣以和。則忠告之言無不至也。是孔讀維王其明用開和之爲句。言孰敢不格爲句。其不疊言字可知也。今疊葛字言字。義皆不可通矣。一行之中。誤疊之字。疊疊如貫珠。古書豈易讀哉。

大戴禮四代篇於時鷄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蜚征作。按庶虞字不當疊。於是鷄三號。以興七字爲句。與卽謂鷄興也。鷄夜伏而晨興。故曰三號。以興。學者誤讀以興庶虞爲句。遂重出庶虞字耳。楊氏大訓本庶虞字不疊。可據以訂正。孟子告子篇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按四體字不當疊。四體不言而喻。義不可通。若謂四體不言而人自喻。則四體豈能言者。若謂我之四體不待我言而自喻。我意則凡人皆然。豈必

君子文選魏都賦劉涓林注應吉甫華林園集詩李善注引此文並作不言而諭不連四體字可據以訂正。

文九年公羊傳非王者則曷爲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按王者字不當疊上文言王者無求故此發問言非王者曷爲謂之王者無求今疊王者字則無義矣國語晉語夫利君之富富以聚黨利黨以危君按富字不當疊利與賴古字通此言賴君之富以聚徒黨又賴徒黨以危君也今疊富字義反隔矣管子乘馬篇陰陽章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末句本作不正則官不理涉上句而誤疊正字又爵位章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末句本作不正則不可以治涉上句而誤疊理字凡此皆兩句相連而誤疊者也

字因兩句相連而誤脫例

周書程典篇思地慎制思制慎人思人慎德德開開乃無患按德開開三字文不成義本作慎德德開開乃無患與上文皆四字爲句兩慎德字相連誤脫其一而義不可通矣尙書序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按微子作誥父師少師文義未足本作誥父師少師兩誥字相連誤脫其一而義不可通矣周易渙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傳曰渙其血遠害也則當於血字絕句然去逖出三字殊不成義疑本作血去逖出无咎因兩血字相連而誤脫其一也小畜六四曰血去惕出无咎正與此文義相近老子六十一章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按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兩句文義無別殊爲可疑當作故或下以取小國或下而取大國卽承上文而申言之因下

文云。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大國字適相連而誤脫其一。遂并刪上句小國字。使相對成文耳。

列子仲尼篇。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此本作孤犢未嘗有母。有母非孤犢也。莊子天下篇釋文引李云。言孤則無母。孤稱立則母名去。是其義也。因兩有母字相連。誤脫其一。商子算地篇。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此本作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下文云。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即承此而言。因兩名字相連。誤脫其一。春秋繁露執贄篇。陽有似於聖人者。聖人下當疊聖人字。下所說皆聖人之德。至陽亦取百草之心。始說陽之似聖人。則此當作聖人者明矣。因兩聖人字相連。誤脫其一。淮南子主術篇。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孟嘗君下當疊孟嘗君字。涕流沾纓。以孟嘗君言。非以雍門子言也。因兩孟嘗君字相連。誤脫其一。又秦族篇。小蕪破道。小見不達。必簡。此文道下當疊道字。達下當疊達字。見字乃則字之誤。本云小蕪破道。道小則不達。達必簡。文子上仁篇。作道小必不通。則必簡。是其明證也。因兩道字兩達字相連。誤脫其一。

字句錯亂例

古書傳寫或至錯亂。學者宜尋釋其前後文理。悉心考正。周易說卦傳。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按爲曳二字。當在其於輿也之下。其於輿也爲曳。如睽六三見輿曳是也。睽自三至五正互坎。以經注經。莫切於此矣。序卦傳。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按以喜二字常在必有隨之上。其文曰。豫以喜必有隨。故受之以隨。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正義引鄭注曰。喜樂而出。人則隨從。正解豫。

以喜必有隨之義也。可據以訂正。歸妹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按眇能視三字。當在跛能履之上。眇能視跛能履兩句連文。與履六三爻同。九二則但曰利幽人之貞。與履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辭意相近。履九二言幽人歸妹九二亦言幽人履六三言眇能視跛能履。則知歸妹初九亦言眇能視跛能履矣。兩句一意。不得分屬二爻也。象傳止曰跛能履。不及眇能視。乃文具於前而略於後之例。說已見前。後人不達此例。以象傳無此三字。乃誤移之下交耳。余著羣經平議。未見及此。因附著于此。

尙書盤庚篇。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釋文曰。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按我高后既作乃祖乃父。則乃祖乃父必作我高后。釋文傳寫奪去耳。尋釋文義。以別本爲長。上言乃祖乃父。乃斷棄女。不救乃死。就臣而言也。此言我高后丕乃告乃祖乃父曰。作丕刑于朕孫。就君而言也。上文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又曰。先后丕降與女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亦是一就君言。一就臣言。可證周書克殷篇。秦頤闕天皆執輕呂以奏王。王入卽位于社。太卒之左。孔注曰。執王輕呂當門奏。太卒屯兵以衛也。按經文本作秦頤闕天皆執輕呂以奏王。太卒。王入卽位于社之左。故孔注如此。堯典枚傳曰。奏進也。奏王。太卒者。言進王之大卒以衛王也。後人誤讀皆執輕呂以奏王爲句。謂與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相對成文。因移太卒字於社字之下耳。孔晁作注時尙未誤。又世俘篇。時甲子夕。商王紂取天智玉。琚五環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五日。武王乃俾千人求之。四千庶玉。則銷。天智玉五

在火中不銷。按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告焚二字當在四千之下。庶玉二字連文。此云凡厥有庶玉四千。故下云四千庶玉則銷。兩文正相應也。告焚二字自爲句。既告焚之五日。武王乃使人求之。告焚者以商王紂自焚告。非以焚玉告也。注曰。衆人告武王焚玉四千。則孔氏作注時已誤矣。

詩皇矣篇。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箋云。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也。必比于文王者。德以聖人爲匹。按父比于子。義殊未安。維此王季。句。昭二十八年左傳及禮記樂記所引。並作維此文王。正義謂韓詩亦作文王。維此文王。季既作維此文王。則比于文王。必作比于王季。毛詩蓋傳寫誤耳。

大戴記王言篇。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按致其征三字。當在誅其君之上。其文曰。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致其征。此乃申說上文。又曰。誅其君。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則起下文時雨之意。文義甚明。傳寫誤倒。王肅作家語。遂易致其征爲改其政矣。又夏小正篇。初俊羔助厥母粥。按經文言初者。如初歲祭未。初服于公田。皆以人事言。至禽獸之事。無一言初者。且。不曰俊羔。初助厥母粥。而曰初俊羔。助厥母粥。義亦未安。此文初字。當在上經禪字之上。其文曰。往饗黍初禪。言往饗黍者。初著單衣也。傳寫誤倒耳。又武王踐阼篇。觴豆之銘曰。飲自杖。食自杖。戒之。橋橋則逃。按戒之。橋橋則逃。乃上履屨之銘。其文云。慎之勞。勞則富。戒之。橋橋則逃。兩文相對。而義亦反復相成。傳寫誤移于此耳。

大戴記小辨篇。禮樂而力忠信。其習可乎。按此當作君其習禮樂而力忠信。其可乎。君其習三字誤。

移在可乎之上。則不可通。禮記禮運篇。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敵也。按此當作故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聖王所以順而弗敵也。敵讀作驚。詩采芣篇釋文引埤蒼曰。驚弓未反戾也。順而弗驚者。順而弗戾也。聖王所以順五字。誤移在山者之上。則不可通。

昭元年左傳。十二月。晉既蒸。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蒸于溫。按此本作十二月甲辰朔。晉既蒸。趙孟適南陽。將會孟。餘。子蒸。于溫。蓋言甲辰朔。晉蒸祭之後。趙孟將適南陽。會合餘子之在孟邑者。與之蒸祭于溫也。溫孟皆趙氏之邑。餘子卽宣二年傳所謂又官其餘子。亦爲餘子者也。因甲辰朔三字。傳寫誤移在蒸于溫之上。而餘子又倒作子餘。雖服子慎不得其解矣。又二十年傳。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按翟僂新既居新里。安得脫甲于公。疑左氏原文本作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而歸于公。亦傳寫誤倒其文也。

管子霸形篇。於是令之縣鍾磬之椽。按下文兩言鍾磬之縣。疑此縣椽二字。傳寫誤倒。本作椽鍾磬之縣。椽通作纒。廣雅曰。纒。絡也。

墨子非儒下篇。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按得字。務字。傳寫誤倒。本作事親務孝。得善則美。務孝與竭忠。得善與有過。皆相對成文。

莊子大宗師篇。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爲此拘拘也。按子輿有病。當作子來有病。淮南子精神篇。作子求。抱樸子博喻篇。作子永。求與永。竝來字之誤也。下文俄而子來有病。當作子輿有病。傳寫誤倒之。

呂氏春秋審己篇。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伐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按侈衣美食四字。當在所被伐者下。又審應篇。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聖也。按上舜字當作聖。下聖字當作舜。

春秋繁露盟會要篇。傳曰。諸侯相聚而盟。君子修國曰。此將率爲也哉。按修國二字。當在此將率爲之下。又循天之道篇。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羣物皆生。而此物獨死。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其不可食者。告殺穢除害之不待秋也。當物之大枯之時。羣物皆死。如此物獨生。按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十一字。當在如此物獨生之下。

賈子時變篇。今俗侈靡。以出相驕。出偷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按出偷踰等四字。出衍文。偷踰等三字。當在上出字之下。本作以出偷踰等相驕。以富過其事相競。又瑰璋篇。作之費日。挾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按挾巧二字。當在不耕之上。本作挾巧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

淮南子主術篇。夫寸生於稷。稷生於日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按王氏引之以稷爲稊字之誤。是也。惟稊生於日。義不可通。疑本作寸生於稊。稊生於形。形生於景。景生於日。與下文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文義一律。此皆字句之錯亂者。不可不正也。

簡策錯亂例

凡字句錯亂者。尋其文義。移易其一二字。卽怡然理順矣。若乃簡策錯亂。文義隔絕。有誤至數十字者。則非合其前後。悉心參校。不易見也。鄭君注禮。屢云爛脫。今舉數事。以見例焉。

周易繫辭下傳。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之乾坤。按易窮則變二十字。以上下文法言之。殊爲不倫。疑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乃上篇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以下之脫簡。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乃文之重出者也。幸此文重出。而爛脫之迹猶未盡泯。可以校正。當移至上篇曰。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禮記儒行篇。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累君王。不累長上。不閱有司。故曰儒。按上文所陳十五儒。皆以儒有起。有如此者。結此文亦以儒有起。而以故曰儒。結之。既不一律。且義亦未足。豈所謂儒者。止以其不累君王。不累長上。不閱有司乎。疑儒有不隕穫。至不閱有司二十六字。當在上文。其尊讓有如此者之前。與前所列十五儒一律。孔子說儒者之行。蓋十有六也。上文溫良者仁之本也。至猶且不敢言仁也。當在此文。故曰儒之上。乃孔子總論儒行也。自簡策錯亂。而十六儒止存十五儒。鄭君說溫良者一節。爲聖人之儒行說。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一節。爲孔子自謂。其失甚矣。

宣十八年左傳。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按此二十一字。本在上文。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之下。編次者因經書甲戌。楚子旅卒。在邾人戕節子于郟之後。遂割傳文而綴諸此。使經事相次耳。非左氏之舊。

國語周語。是日也。誓帥晉官。以省風土。廩於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按是日者耕藉之日也。甫耕未及斂也。何遽及此。且王所藉田以奉蠶盛。何以布之於農乎。疑廩於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十

三字當在下文耨穫亦如之之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之上。於農二字即涉下文而衍。幸衍此二字。爛脫之迹尙未盡泯。可以校正。今移至下文曰。耨穫亦如之。慶於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如此則文義自順矣。

孟子盡心篇。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按此章之文止於此。下文詩云。憂心悄悄。一節當在貉稽曰之前。與上章合爲一章。其文曰。孟子曰。君子之扞於陳蔡之間也。無上下之交也。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文王也。蓋因孔子而及文王。正以文王比孔子也。若果孟子爲貉稽引詩。則當有次第。安得先孔子而後文王乎。又鄉原章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踴踴涼涼。按此三十字當在其志嚶嚶然之下。夷考其行之上。曰何以是嚶嚶也。萬章問也。言不顧行以下。孟子答也。狂者言行不相顧。每以古人之行爲隘小而非笑之。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踴踴涼涼。此狂者譏古人之詞。及考其所爲。實未能大過古人。故曰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此三十字誤移在後。而前文止存曰古之人七字。乃爛脫之未盡者可藉以考見其舊也。

管子幼官篇。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受變。按三年二年之後。又云十年五年。於義難曉。此二句當在下文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之下。蓋世一至則太疏闊。故五年必使大夫請受變。十年必使重適入正禮義也。又揆度篇。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

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按童山竭澤四字。當在上文。至於黃帝之王句下。輕重戊篇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是其明證。人君以數制之人。句下人字衍文。此本云二五者人君以數制之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至味者所以守口也。三句。當在二五者人君以數制之之上。試連上文讀之曰。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如此則文義俱順矣。二五者人君以數制之本。與人君失二五者相連。雖闢入此三句。而尙留一人字。亦其迹之未泯者也。

揚子法言學行篇。吾不觀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者聖人之徒也。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晝也。類類之黨。甚於鷓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按遷善與參辰不相比。意不相承。類類之黨與惡晝之義亦不相承。此兩節疑傳寫互易。當曰。吾不觀參辰之相比也。類類之黨。甚於鷓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晝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者聖人之徒也。兩節傳寫互易。而其義皆不可通。此皆簡策之錯亂者。不可不正也。

古書疑義舉例七

不識古字而誤改例

學者少見多怪。遇有古字而不能識。以形似之字改之。往往失其本真矣。今略舉數字示例。其古文作元。周易雜卦傳噬嗑。食也。賁其色也。蓋以食色相對成文。加其字以足句也。其從古文作元。學者不識。遂改作无字。雖曲爲之說而不可通矣。周書文政篇。基有危傾。基字段其爲之。蓋古字通用。詩昊天有成命。篇夙夜基命宥密。禮記孔子閒居篇。作夙夜其命宥密。是其證也。因其字從古文作元。學者不識。改作前字。示有危傾。義不可通矣。國語吳語。伯父多歷年。以沒其身。語意甚明。因其字從古文作元。學者不識。改作元字。以沒元身。義不可通矣。

旅古文作表。尙書康誥篇。紹聞旅德言。旅者陳也。言布陳其德言也。因旅字從古文作表。學者不識。改作衣字矣。周書武稱篇。冬寒其衣服。衣亦旅字之誤。史記天官書曰。主葆旅事。是旅與葆同義。此篇曰。冬寒其旅。大武篇。冬凍其葆。文義同也。因旅字從古文作表。學者不識。改作衣字。而又加服字矣。官人篇。愚依人也。依亦旅字之誤。旅讀爲魯。說文曰。表古文旅。古文以爲魯衛之魯是也。愚魯連文。義正相近。因段旅爲魯。而又從古文作表。學者不識。改作衣字。以愚衣無義。又從人作依矣。

服古文作良。尙書呂刑篇。何敬非刑。何度非服。刑服對言。古語如此。堯典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此篇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並其證也。史記作何居非其宜。爾雅曰。服宜事也。是服宜同義。故經文作

服。史記作宜也。服字從古文作良。學者不識。改作及字。則史記作宜之故不可曉矣。大戴記王言篇。服其明德也。其義明白無疑。因服字從古文作良。學者不識。改作及字。孔氏廣森作補注曰。明德之所及也。夫明德所及。不得言及其明德。可知其非矣。淮南子主術篇。蓋力優而德不能服也。其義亦明白無疑。因服字從古文作惡。服字從古文作良。學者不識。改惡爲克。改良爲及。高注曰。克猶能也。則克不能及。爲能不能及。文義不可通矣。按僖二十四年左傳。子臧之服。不稱也。夫釋文服作及。蓋亦由古本是良字。故誤爲及也。

近古文作岸。禮記大學篇。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近。與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相對成文。因近字從古文作岸。學者不識。疑篆文先字之誤。遂改爲先字。與下句不一律矣。

自古文作白。大戴記文王官人篇。自分其名。以私其身。與周書官人篇。自以名私其身。雖字句小異。意義則同。因自字從古文作白。學者以爲黑白之白。遂移至分字之下。作分白其名。非戴記之舊矣。

終古文作矣。大戴記本命篇。女終日乎閨門之內。義本甚明。因終字從古文作矣。隸變作及。學者不識。改作及字。孔氏補注曰。及日猶終日。則義不可通矣。

君古文作同。國語晉語。楚成王以君禮享之。謂以國君之禮享之。下文秦穆公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正與此同。因君字從古文作同。學者不識。改爲周字。管子白心篇。知苟適可爲天下君。猶下文言可以爲天下王也。因君字作同。學者不識。亦改爲周字。

謹古文作卽。周書時訓篇。鷓旦不鳴。國有訛言。虎不始交。將帥不謹。荔挺不生。卿士專權。謹與歡古字通。

得言之。故與奸宄連文。好草竊卽好亂也。枚傳訓爲草野竊盜。不達古語矣。

旅距。古語也。後漢書馬援傳。黠羌欲旅距。李賢注曰。旅距。不從之貌。亦或作據旅。據與距聲近。說文西部。釀或作甌。是其證也。旅距據旅語有倒順耳。凡雙聲疊韻之字。往往如此。大戴記曾子制言篇。行無據旅。

言其行之無所遠也。盧注訓爲守直道無所私。未達古語。

土芥。古語也。哀元年左傳。以民爲土芥是也。芥卽丰字。說文丰部。丰。艸察也。讀若介。因丰讀若介。故卽以介爲之。而又段用從艸之芥也。亦或作土察。察者蔡之段字。猶芥者介之段字也。大戴記用兵篇。作宮室高臺汙池。以民爲土察。猶左傳所云。以民爲土芥也。學者不識土察之語。乃移至汙池之下。使汙池土察四字連文。而以民爲下增虐字。以成句。以民爲虐。文不成義。可知其非矣。

弱植。古語也。植讀爲脂膏。臚敗之臚。字本作殖。說文宀部。殖。脂膏久殖也。亦通作埴。釋名釋土地。土黃而細密曰埴。埴。臚也。黏泥如脂之臚也。然則人之弱者謂之臚。猶土之黏者謂之埴矣。襄三十年左傳。其君弱植。植卽臚之段字。正義訓植爲樹立。則弱植二義不屬矣。

究度。古語也。詩皇矣篇。爰究爰度。是也。亦或作鳩度。襄二十五年左傳。度山林。鳩糞澤。是也。說本王氏經義述聞。亦或作軌度。二十一年傳。軌度其信是也。究。鳩軌並從九聲。故得通假。劉炫曰。軌法也。行依法度。而言有信也。未達古語。

婁空。古語也。說文女部。婁。空也。從母中女。婁空之意也。凡物空者無不明。故以人言則曰離婁。以屋言則曰麗。麗。離與麗。皆婁字之雙聲也。論語先進篇。回也。其庶乎。婁空。此言顏子之心。通達無滯。若窗牖之麗。

虞闡明也。史記伯夷傳。回也。屢空。糟糠不厭。則西漢經師已失其解。而婁空之語。獨見於說文。乃歎許君之書有裨經學不淺也。

遷延。古語也。襄十四年左傳。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是也。亦或作遷衍。衍與延古通用。周官大祝注。衍字當爲延。又男巫注。衍讀爲延。竝其證也。管子白心篇。無遷無衍。猶曰無遷延耳。尹注曰。無遷移。無寬衍。未達

古語。

斟慳。古語也。後漢書馮衍傳。意斟慳而不愴兮。李賢注曰。斟慳猶遲疑也。亦或作譙斟。譙與慳同。斟慳譙斟。語有倒順耳。管子任法篇。然故譙斟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習士即俗士。說文人部。俗習也。習俗雙聲。故義得相通。譙斟習士。謂流俗之士。意識遲疑者也。此指愚不肖者而言。下云聞識博學之人。則指賢知者而言。今斟字誤作杵。蓋由古書斟字或作斗。見漢書地理志。應劭注。斗杵形近而誤。尹注曰。杵所以毀碎於物者也。謂姦詐之人。僞託於譙以毀君法。此不達古語而強爲之說。迂曲甚矣。

比要。古語也。周官小司徒職。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鄭司農云。要謂其簿。然則比要者。大比之簿籍也。管子七臣七主篇。比要審則法令固。可知管子治齊。猶本周制。後人不識比要之語。改比爲皆。尹注訓爲事。皆得要失之。

婁數。古語也。釋名釋姿容曰。婁數猶局縮。皆小意也。字亦作屢縷。屢縷與婁數。並從婁聲。古雙聲疊韻字。無一定也。管子輕重甲篇。北郭者盡屢縷之朶也。屢縷即婁數。猶小民耳。自來不達古語。莫得其解。

積穢。古語也。說文禾部。穢穢也。徐錯曰。穢穢。不伸之意。亦或作支苟。古文以聲爲主。無定字耳。墨子親

士篇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謠謠支苟卽穢穢蓋謂在下位者雖見凌壓而不得伸必謠謠然自伸其意也。自來莫得其解。華氏沅遂疑其字誤矣。

謬詬古語也。說文言部。詬。謬詬也。荀子非十二子篇作謬詢。詢卽詬之或體。漢書賈誼傳作美詬。美卽謬之或體。作諶者之省也。又或作奚后。奚卽謬之省。后卽詬之省。古文省偏旁耳。墨子節葬下篇內積奚后。並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奚后卽謬詬言其內積恥辱也。今本積誤爲績。后誤爲吾。於是古語愈不可解矣。

解果古語也。荀子儒效篇。解果其冠。楊注引說苑蟹螺者宜禾爲證。富國篇云。和調累解。又韓非子揚權篇。若天若地。是謂累解。累解卽蟹螺也。彼從虫而此否者。書有籒籒蟹螺。累解語有倒順耳。說苑以蟹螺汗邪對文。則蟹螺猶平正也。注者不知古語。均失其解。

逡巡古語也。亦或作逡遁。漢鄭固碑。逡遁退讓是也。亦或作躡循。莊子至樂篇。忠諫不聽。躡循勿爭。按外物篇釋文引字林曰。躡古躡字。然則漢碑作逡遁。莊子作躡循。字異而義同。謂人主不聽忠諫。則人臣當逡巡而退。勿與爭也。郭注曰。惟中庸之德爲然。此不達古語而曲爲之詞。

敬文古語也。荀子勸學篇曰。禮之敬文也。禮論篇曰。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是荀子書屢有此言。性惡篇。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則誤文爲父。大略篇。不時宜。不敬文。不驩欣。則誤文爲交。皆由淺人不達古語而臆改。

鮮黷古語也。說文滂部。黷。合五采鮮色。是鮮色謂之黷。故合而言之曰鮮黷。墨子節用上篇。辛組字四見。

皆當作鮮且。蓋鮮字左旁之魚，誤移在且旁耳。鮮且卽鮮黓。黓從虛聲。虛從且聲。故且字可通作黓也。古書多古語，又多段借字，殆難爲拘文牽義者道矣。

兩字一義而誤解例

詩天保篇，俾爾單厚。傳曰：單，信也。或曰：單，厚也。箋云：單，盡也。按傳箋三說，當以訓厚爲正。俾爾單厚，單厚一義，猶下文俾爾多益，多益亦一義也。古書中兩字一義者，往往有之。

尙書無逸篇，用咸和萬民。按咸和一義也。咸讀爲誠。說文言部，誠，和也。咸和卽誠和。枚傳以爲皆和萬民，則不辭矣。多方篇，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按夾介一義也。一切經音義引倉頡曰：夾，輔也。爾雅釋詁曰：介，助也。夾介猶言輔助。枚傳以爲近大見治於我周王，則不辭矣。

周書商誓篇，昏憂天下。按憂當爲攪，隸變作擾。闕其左旁則爲憂矣。昭十四年左傳注曰：昏，亂也。襄四年傳注曰：擾，亂也。昏擾二字同義。

詩板篇，爾用憂謔。按憂謔同義。憂讀爲優。襄六年左傳注曰：優，調戲也。是優卽謔也。蕩篇，而秉義類。按義類同義。義與俄通。表也。說本王氏念孫類與戾通。說文犬部，戾，曲也。義類猶言表曲也。昭十六年左傳，刑之頗類。頗類亦與義類同。頗義古同部字也。鄭箋訓憂謔爲可憂之事。反如戲謔。訓義類爲宜用善人。不知二字同義而曲爲之說，宜其迂遠矣。

周官庠人，正校人員。選按員，選同義。皆數也。說文員部，員，物數也。選通作算。說文竹部，算，數也。正校人員，選者，正校人之數也。鄭注云：選擇可備員者失之。

大戴記文王官人篇其老觀其意憲慎按憲憲同義原憲字子思是憲有思義意憲猶意思也禮記樂記篇發慮憲求善良良與善同義憲與慮亦同義自來但知憲之訓法而不知憲之訓思則意憲也慮憲也皆兩字不倫矣又曰微忽之言按微忽同義廣雅釋詁總微也曹憲音忽是總即忽也漢書律曆志曰無有忽微此云微忽猶彼云忽微盧注曰謂微細及忽然之語則微忽二字不倫矣

文十八年左傳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按盜賊二字同義姦兆二字亦同義兆讀爲佻周語曰姦仁爲佻此姦佻之義也杜注訓兆爲域失之襄三十一年傳寇盜充斥按充斥二字同義充大也見淮南說山篇呂氏春秋必已篇高誘注斥亦大也見文選魏都賦李善注凡有大義者皆有多義如殷訓大亦訓盛豐訓大亦訓滿皆是也充斥並爲大故竝爲多充斥言多也杜注曰充滿斥見失之昭十二年傳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按共禦二字同義禦與御通廣雅釋詁供奉獻御進也共御猶曰共奉獻御質言之則止是以共王事耳御亦共也杜注曰以禦不祥失之

國語周語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按創制二字同義論語憲問篇釋文曰創制也顯庸二字亦同義庸讀爲融下文穀洛鬪章顯融昭明彼作顯融此作顯庸一也鄭語命之曰祝融章注融明也然則顯融二字止是一義顯融昭明四字亦止是一義又曰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按果毅二字一義序成二字亦一義序次也成亦次也言制朝廷之位則以次序也儀禮覲禮篇鄭注曰成猶重也凡相重者卽有相次之義故成爲重亦爲次猶序爲次亦爲重史記趙世家正義曰序重也足證其義之通矣又曰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彘乎按簡彘二字同義爾雅釋詁夷易也彘與夷古字通

簡彙卽簡易也。又曰：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按混厚二字同義。混亦厚也。說文心部：渾，重厚也。今渾厚字皆以渾爲之，而混與渾又通用。故混厚卽渾厚矣。又曰：四閒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按和展二字同義。展，布也。和，展猶和布也。周官太宰之職：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和讀爲宣。和布者，宣布也。說本王氏引之。然則和展亦猶宣布也。以上諸條並二字同義，而草注皆失其解。

孟子公孫丑篇：弟子齊宿而後敢言。按齊宿二字同義。儀禮特牲饋食禮：禮記祭統篇注：並曰宿讀爲肅。然則齊宿卽齊肅也。賈子保傅篇：有司齊肅端冕。國語楚語：故齊肅以承之。並齊肅連文之證。離婁篇：又從而禮貌之。按禮貌二字同義。周易繫辭傳：知崇禮卑。蜀才本禮作體。詩谷風篇：無以下體。韓詩外傳：體作禮。然則禮貌卽體貌也。戰國齊策：令人體貌而親郊迎之。漢書賈誼傳：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並體貌連文之證。

兩字對文而誤解例

凡大小長短是非美惡之類，兩字對文，人所易曉也。然亦有其義稍晦，致失其解者。如尙書洪範篇：木曰曲直。金曰從革。曲直對文，從革亦對文。漢書外戚傳注曰：從，因也。由也。蓋從之義爲由，故亦爲因。從革卽因革也。金之性，可因可革，謂之從革。猶木之性，可曲可直，謂之曲直也。人知因革，莫知從革。斯失其解矣。

酒誥篇：作稽中德。按作稽二字對文。稽字從禾。說文曰：禾，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故稽亦有止義。說文稽部：稽，留止也。作稽者，作止也。言所作所止，無不中德也。人知作止，莫知作稽。斯失其解矣。

周書文政篇：充虛爲害。按充虛二字對文。荀子儒效篇：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楊倞注曰：充，實也。是充虛

卽實虛也。大聚篇。殷政總總若風草。有所積。有所虛。此卽充虛爲害之義。人知虛實。莫知充虛。斯失其解矣。

詩野有蔓草篇。邂逅相遇。綢繆篇。見此邂逅。按邂逅二字對文。莊子肱篋篇。解垢同異之變多。解垢卽邂逅也。與同異竝言。是邂逅二字各自爲義。解之言解散也。逅之言構合也。野有蔓草篇傳曰。不期而會。是專說逅字之義。謂因逅而連言邂逅也。綢繆篇傳曰。解說之貌。是專說繆字之義。謂因繆而連言逅也。毛公六國時人。猶達古義。

國語楚語。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按崇替二字對文。章注曰。崇。終也。替。廢也。是未達崇字之義。文選東京賦。薛綜注曰。崇。猶興也。然則崇替猶言興廢。管子五輔篇。修道途。便關市。慎將宿。按將宿二字對文。廣雅釋詁。將。行也。宿。止也。然則將宿猶言行止。又水地篇。遠非得失之實也。按遠非二字對文。遠讀爲隄。隱十一年左傳。犯五不隄。杜注曰。隄。是也。然則遠非猶言是非。

文隨義變而加偏旁例

周易訟九三象傳。患至掇也。集解引荀爽曰。如拾掇小物而不失也。釋文曰。鄭本作憒憂也。按此字鄭荀各異。疑本字止作發。說文發部。發。綴聯也。患至發也。言患害之來。綴聯不絕也。荀訓掇拾。因變其字爲掇。鄭訓憂。因變其字爲憒。皆文之隨義而變者也。

尙書堯典篇。黎民阻飢。詩思文篇正義引鄭注曰。阻。隕也。釋文曰。馬融注尙書作祖。始也。按此字馬鄭各

異。疑本字止作且。說文且部。且。薦也。黎民且飢。言黎民薦飢也。馬訓始。因變其文作祖。鄭訓隄。因變其文作阻。亦文之隨義而變者也。

詩載芼簋。有餼其香。傳曰。餼。芬香也。釋文曰。字又作苾。按苾本字。餼俗字也。後人因其言酒醴。變而從食。說文遂於食部出餼篆。曰。食之香也。然則下文有椒其馨。椒字何不從食乎。經典之字。若斯者衆。山名從山。水名從水。鳥獸草木。無不如是。而字亦孳乳浸多矣。

周官內饔。鳥臠色而沙。鳴貍。按說文無臠字。釋文出臠字曰。本又作臠。是陸氏所據本作標也。說文牛部。標。牛黃白色。又馬部。驃。黃馬發白色。二字義同。以牛言故從牛。以馬言故從馬耳。此經言鳥而古無從鳥從票之字。故借用標字傳寫者。以其言鳥不得從牛。又改而從白。玉篇白部。遂收臠字矣。

字因上下相涉而加偏旁例

字有本無偏旁。因與上下字相涉而誤加者。如詩關雎篇。展轉反側。展字涉下轉字而加車旁。采芣篇。蠶允之故。允字涉上蠶字而加犬旁。皆是也。

周官大宗伯職。以禮禮衰園敗。鄭注曰。同盟者會合財貨。以更其所喪。按周禮原文本作會禮。故鄭君直以會合財貨說之。若經文是禮字。則爲禴禘之禮。非會合之會。鄭君必云禴讀爲會矣。鄭無讀爲之文。知其字本作會。涉下禮字而誤加示旁也。

大戴記夏小正篇。緹縞。按緹字。古夏小正當作是。是與寔通。寔與實通。故傳曰。是也者其實也。今作緹。涉下縞字而誤加糸旁。

兩字平列而誤倒例

平列之字。本無順倒。雖有錯誤。文義無傷。然亦有不可不正者。禮記月令篇。制有大小。度有長短。按長短當依呂氏春秋仲秋紀作短長。今作長短。則與韻不協矣。又云。量小大。視長短。按小大當依衛湜集說本作大小。上文云。制有小大。度有短長。則小字當在大字之前。以下句短字在長字之前。小大短長各相當也。此云量大小。視長短。則大字當在小字之前。以下句長字在短字之前。大小長短亦各相當也。正義曰。大謂牛羊豕成牲者。小謂羔豚之屬也。先釋大字。後釋小字。是其所據本不誤。此類宜悉心訂正。庶不負古人文理之密察也。

兩文疑複而誤刪例

周書鄭保篇。不深乃權不重。按此當作不深不重。乃權不重。蓋承上文深念之哉。重維之哉。而言謂不深念之不重維之。則其權不重也。後人因兩句皆有不重字而誤刪其一。不知上句不重。乃重複之重。下句不重。乃輕重之重。字雖同而義則異也。

商子農戰篇。國作一歲者十歲強。作一十歲者百歲強。修一百歲者千歲強。按此承上句是以聖人作壹搏之也。而言本云國作壹一歲者十歲強。作壹十歲者百歲強。作壹百歲者千歲強。乃極言作壹之效。本篇作壹字屢見。此四言作壹。乃一篇之宗旨也。讀者誤謂壹一同字。而於作壹一歲句刪去壹字。於下兩句又改壹爲一。末句作字又誤爲修。於是其義全失矣。

据他書而誤改例

禮記坊記篇引詩橫從其畝。按毛詩作衡從其畝。傳曰。衡獵之。從獵之。釋文引韓詩作橫由其畝。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此經引詩。上字既同。韓詩作橫。下字亦必同。韓詩作由。鄭君疑南北耕不可謂之。由。故不從韓義而別爲之說曰。橫行治其田也。廣雅釋詁曰。由行也。鄭訓橫由爲橫行。其意如此。後人據毛詩以改禮記。而注義晦矣。

墨子七患篇爲者疾。食者衆。則歲無豐。按疾當作寡。爲者寡而食者衆。雖豐年不足供之。故歲無豐也。今作爲者疾。後人據大學改之。

荀子勸學篇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按省乎二字衍文。大戴記勸學篇作君子博學如日參己焉。如而古通用。無省乎二字。此作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後人據論語增之。

呂氏春秋孟春紀乘鸞輅。按鸞本作鑿。高注曰。鸞鳥在衡和在軾。鳴相應和。後世不能復致。鑄銅爲之飾以金。謂之鑿輅也。高意鑄銅象鸞鳥。故其字從金從鸞省。若本是鸞字。不必有鑄銅飾金之說矣。今作鸞輅者。後人據禮記改之。遂并高注而竄易之。

淮南子詮言篇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按上文云。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此承上文而言。不當有鼻字。蓋後人據文字符言篇增入之。不知彼上文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與此不同。未可據彼增此也。

據他書而誤解例

詩鄭風羔羊篇三英粲兮。傳曰。三英。三德也。箋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按三德卽具本詩首章洵直且

侯。一句有二德。次章孔武有力。一句爲一德。直也。侯也。武也。所謂三德也。鄭以洪範說此詩。恐未必然。蓋一經自有一經之旨。牽合他書爲說。往往失之。

董子三代改制質文篇。故四法如四時然。按四法卽上文所謂主天法商而王。主地法夏而王。主天法質而王。主地法文而王也。盧氏文弼注引錢說云。四法卽夫子所以告顏淵者。亦猶鄭君之以洪範三德說三英矣。

書序以武庚管叔蔡叔爲三監。逸周書作雒篇以武庚管叔霍叔爲三監。左傳以皇皇者華一詩爲有五善。魯語則謂有六德。周禮天官有九嬪。無三夫人。昏義則有三夫人。周禮六官爲六卿。考工記匠人則有九卿。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凡十二門。月令則但有九門。王制士一廟。祭法則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士無廟。曲禮王制竝云大夫祭五祀。祭法則云大夫立三祀。凡此之類。當各依本文爲說。援據他書。牽合異義。則反失之矣。說詳王氏經義述聞。

分章錯誤例

詩關雎篇。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釋文曰。五章是鄭所分。故言以下是毛公本意。後放此。按關雎分章。毛鄭不同。今從毛。不從鄭。竊謂此詩當分四章。每章皆有窈窕淑女句。凡四言。窈窕淑女。則四章也。首章以關關雎鳩。興窈窕淑女。下三章皆以參差荇菜。興窈窕淑女。惟第二章增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展轉反側。四句。此古人章法之變。求之不得。正承寤寐求之而言。鄭分而二之。非是。毛以此章八句。遂合三四兩章爲一。使亦成八句。則亦失之矣。

論語分章亦有可議者。如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爲一章。仲弓問子桑伯子以下又爲一章。必謂仲弓聞夫子許已。因問子桑伯子以自質。則失之泥矣。此古注是而今非也。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爲一章。子路曰以下又爲一章。子路之間。乃是自負其勇。必謂因夫子獨美顏淵而有此問。則視子路太淺矣。此古注與今本俱失者也。

老子五十七章。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按此數句當屬上章。如二十章曰。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五十四章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並用以此二字爲章末結句是也。下文天下多忌諱而民常貧。乃別爲一章。今本誤。

分篇錯誤例

呂氏春秋貴信篇。管子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爲榮。以窮爲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按貴信篇文止於可謂後得之矣。言管仲失乎前而得乎後。其意已足。物固不可全也。乃下舉難瘡之起句。故其下云。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正與起句相應也。今本誤。

董子深察名號篇。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調也。按此下當接春秋辨物之理。至五石六鷁之辭是也。六十三字。深察名號篇至此已畢。今世關於性言之者不同。至離質如毛。則非性矣。不可不察也。八十三字。與衽衆惡於內云云相接。卽爲實性上篇。今此八十三字誤入深察名號篇。春秋辨物之理一節之上。而兩篇遂不可分矣。非董子之舊。

誤讀夫字例

夫字古或用作詠歎之辭。人所盡曉。乃亦有誤屬下讀者。論語子罕篇。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當於夫字絕句。今誤連何遠之有讀之。孟子離婁篇。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此亦當於夫字絕句。今誤連國君好仁讀之。

莊子徐無鬼篇。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也。夫接有遺類也。夫乃反言以明之。言必無遺類也。郭注以夫字連下。楚人寄而蹠關者。讀故失其義。

呂氏春秋開春篇。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燮水見之。按天乃夫字之誤。戰國魏策。論衡死僞篇。並作夫。夫字屬上讀。此誤作天者。失其讀。因誤其字也。

誤增不字例

古書簡奧。文義難明。後人不曉。率臆增益。致失其真。比比皆是。乃有妄增不字。致與古人意旨大相刺謬者。管子法法篇。盡而不意。故能疑神。疑神猶言如神。形勢篇曰。無廣者疑神。是其證也。後人不曉。疑神之語。改作故不能疑神。失其旨矣。又參患篇。法制有常。則民散而上合。與上文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相對爲文。散者散其朋黨也。後人不曉。民散之語。改作則民不散而上合。失其旨矣。又商子修權篇。故多惠言而剋其實。此謂口惠而實不至也。故與數加嚴令而不致其刑。相對爲文。後人不曉。改作不多惠言。失其旨矣。呂氏春秋淫辭篇。罪不善善者。故爲畏。此故字當讀爲胡。胡與故古字通用。言所罪者止是不善者。則善者胡爲畏也。楊倞注。荀子解蔽篇。引論衡。正作善者胡爲畏。是其明證。後人不曉。改作善者故爲不畏。失其旨矣。凡此之類。皆後人妄加。致與古人立言之旨。南轅而北轍。善讀者宜體會全文。訂正其

誤不可爲其所惑也。

莊子一書文章超妙。讀者不得其用筆之意。拘牽文義。妄加不字甚多。如胠篋篇。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乃爲大盜接者也。此卽上文而斷之。下曰。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又承此而推言之。與此文不同。讀者誤據下文。於此文亦增不字。作不乃爲大盜積者也。則文不成義矣。又天道篇。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之。夫形色名聲。果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四十二字。一氣相屬。今妄增不字。作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不相屬矣。達生篇。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二十五字。亦一氣相屬。而字當讀爲如今。妄增不字。作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不相屬矣。凡此皆拘牽文義者所爲也。

賈子屬遠篇。故陳勝一動而天下振。言天下爲之振動也。今作天下不振。失之。淮南子原道篇。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言道聽而塗說也。今作不入於耳。失之。於是知不善讀書而率臆妄改。皆與古人反唇相譏也。

楊子法言學行篇。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能踰也。又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可量也。從文選注訂正。此兩也字。均當讀爲邪。古也邪字通用。衆人所能踰也。言不能踰也。其樂可量也。言不可量也。學者不達古語。妄加不字。作衆人所不能踰也。其樂不可量也。淺人讀之。似乎文從字順。而實則翻其反矣。列子仲尼篇。不治而自亂。亂治也。謂不治而自治也。與下文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一律。今作不治而不亂。此則臆改而非妄加。然其失當。則亦同科。

古書疑義舉例補目錄

兩字並列係雙聲疊韻之字而後人分析解之之例

兩字並列均爲表象之詞而後人望文生訓之例

二義相反而一字之中兼具其義之例

使用器物之詞同於器物之名例

雙聲之字後人誤讀之例

二語相聯字同用別之例

虛數不可實指之例

倒文以成句之例

舉偏以該全之例

同義之字並用而義分深淺之例

同字同詞異用之例

古書疑義舉例補

儀徵 劉師培

幼讀德清俞氏書。至古書疑義舉例。嘆爲絕作。以爲載籍之中。與言隱詞。解者紛歧。惟約舉其例。以治羣書。庶疑文冰釋。蓋發古今未有之奇也。近治小學竊師其例。於俞書所未備者。得義數十條。以補俞書之缺。續貂之譏。詎能免乎。

兩字並列。係雙聲疊韻之字。而後人分析解之之例。

王氏懷祖曰。大疋民勞篇。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詭。古讀如果。隨。古讀若蕭。毛傳云。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按詭隨。鼻韻字。不得分訓。詭隨。卽無良者。蓋謂譎詐欺謾之人也。案王說甚確。詭隨卽方言之鬼蕭。毛傳分訓爲二義。失之。

荀子修身篇云。倚魁之行。非不難也。楊倞注云。倚。奇也。魁。大也。案倚魁卽詭隨之倒文。乃鼻韻字之表象者也。楊注分訓失之。

左氏傳。昭公二十九年云。鬱湮不育。史記夏本紀集解引賈逵注云。鬱。滯也。湮。塞也。案鬱湮卽鬱伊之轉。音後漢書崔寔傳云。志士鬱伊於下。章懷注云。不申之貌。是鬱伊卽鬱湮也。又鬱伊之音轉爲鬱邑。楚詞離騷經云。曾歎歎余鬱邑兮。王逸注云。鬱邑。憂也。均與左傳之鬱湮同意。鬱湮二字爲雙聲。且係表象之詞。以滯塞之義訓之。固亦可通。惟不當分訓某字爲滯。某字爲塞耳。賈說失之。

詩關雎篇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傳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案窈窕二字。乃鼻韻字之表象者也。以善

心善容分訓之。未免迂拘。毛傳解詩。類此者甚多。學者不必篤信也。

兩字並列均爲表象之詞而後人望文生訓之例

楊雄方言云。娥。嬀。好也。秦晉之間。凡好而輕者謂之娥。自關而東。河濟之間。謂之媼。郭注云。今關西亦呼好爲媼。又說文云。媼。目裏好也。列子周穆王篇云。簡鄭衛之處。子娥媼靡曼者。張湛注云。娥媼。姣好也。是娥媼二字。爲形容貌美之詞。詩衛風碩人云。螭首娥眉。娥眉螭首。非並列之詞也。蛾眉二字。卽係娥媼之異文。眉媼又一聲之轉。所以形容女首之美也。楚詞離騷經云。衆女嫉予之蛾眉兮。蛾或作娥。王逸注訓爲好貌。則亦以娥媼之義解蛾眉矣。又景差大招云。娥眉曼兮。楊雄賦云。慮妃曾不得施其娥眉。均與離騷經蛾眉之義同。至於魏晉之時。始以眉爲眉目之眉。如晉陸士衡詩云。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以眉對目。而眉媼通轉之義亡矣。若唐顏師古注漢書。謂眉形有若蠶蛾。故曰蛾眉。則並不知蛾眉之通段。可謂望文生訓者矣。近人多從其義。失之。

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云。畸鬼者不仁。畸鬼者。卽荀子之倚魁。亦卽詩大雅詭隨之倒文也。畸鬼二字。係表象之詞。而盧辯注云。恃禱祠而不自修。則以鬼爲鬼神之鬼。可謂望文生訓矣。

荀子富國篇云。雖爲之逢蒙視。楊倞注云。逢蒙。古之善射者。言如善射者之視物。微眇。不過正視也。郝氏蘭臯曰。逢蒙。鼻韻。古或無正字。王氏懷祖曰。逢蒙。視微視也。卽淮南之籠蒙。新書之風蚤。案王氏之說是也。據楊雄方言。以小雀謂之篋雀。荀子勸學篇作蒙鳩。大戴禮作蛟鳩。是蒙蛟二字。均有細義。逢蒙二字。亦猶是也。善射之人。名逢蒙。或係以察及細微得名。然決不可以善射之逢蒙。解荀子之逢蒙。視楊注之

說近於望文生訓。宜郝王之斥其非也。

二義相反而一字之中兼具其義之例

方言云苦快也。郭注云苦而曰快者猶以臭爲香以亂爲治以徂爲存此訓義之反覆用之是也。方言云鬱悠思也。郭注云猶鬱陶也。孟子云鬱陶思君爾是鬱陶爲愛思之義鬱陶卽鬱悠悠轉爲絲。又轉爲邑。王逸楚詞注云鬱邑憂也。故爾雅訓絲爲憂。廣雅亦訓陶爲憂。是鬱陶絲三字俱有憂字之義。而爾雅又云鬱陶絲喜也。禮記檀弓下云人喜則思陶。鄭注云陶鬱陶也。樂緯稽耀嘉云唐類函引酌酒鬱搖注云喜悅也。鬱搖卽鬱絲。是鬱陶絲三字又俱有喜字之義。蓋憂喜皆生於思。故鬱陶絲三字均兼有憂喜二義也。

禮記樂記篇云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之矣。易慢二字。倒文則曰慢易。樂記又云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慢易也。慢易卽怠忽與畏懼相反。而方言云謾台懼也。謾台卽慢怠與慢易同。而又爲畏懼之意。與慢易相反。蓋怠忽謂之慢易。畏懼亦謂之謾台也。

周書諡法解中情見貌曰穆。是穆有誠信之義。方言穆信也。穆與睦同。廣雅睦信也。穆與繆同。尚書金縢篇穆卜。史記魯世家則作繆。集解引徐廣曰古文穆多作繆。而蔡邕獨斷曰名實相反爲繆。是誠信謂之穆而不誠亦謂之穆也。

爾雅介大也。方言說文介大也。故大圭謂之玠圭。說文大丘謂之介邱。左傳服注是介訓爲大。而易經豫卦介于石。馬本作拈。注云拈觸小石聲。虞注亦云介織也。周禮司市。澼于介次。鄭注云介次市亭之屬別

小者也。而芥爲小艸。說文：鱖，介爲小骨。磯，介爲小石。廣韻：則介字又有小義。是介字兼有大小二義也。字有異訓，類此者甚多。

左氏傳：宣公十二年云：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杜注云：鯨鯢，大魚名。疏引廣州記：鯨鯢長百尺。而莊子外物篇曰：守鯢鮪。釋文引李達注云：鯢鮪皆小魚。是魚之大者謂之鯢。小者亦謂之鯢也。

說文云：麀，大鹿也。牛尾一角。或作麀。蓋京義多訓爲大。故加鹿則爲麀。加魚則爲鯨。而山海經中山經云：尸山，其獸多麀。郭注云：似鹿而小。漢書地理志云：地多麀麀。顏注亦云：麀似鹿而小者。與郭注同。是獸之大者謂之麀。其小者亦謂之麀也。

廣韻：終，竟也。故終有末義。如易雜卦：女之終也。書君奭：其終出于不祥。是然終又訓爲自。則有從起之義。漢書南越傳云：終今以來。猶云自今以來也。此一字兼合二義之證。

左傳昭元年：五降之後，不容彈矣。後漢書李固傳：而容不盡乎。容即可義。又後漢書楊秉傳：容可近乎。三國志辛毗傳：容得已乎。容與庸通。又訓爲豈。豈是可義。爲容。豈可之義。亦爲容也。

一爲決定之詞。禮記正義說：而論語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又爲或詞。

頗爲略少之訓。如叔孫通傳：頗頗采古禮。王莽傳：略頗稍給。是而漢書灌夫傳：所言灌夫頗不懌。又爲多詞。劉淇說。

宜爲應合之詞。如詩大雅：宜民宜人。是也。而孟子：宜若可爲也。則宜爲計而未定之詞。蓋應合爲宜。計而未定，亦或用宜。

豈爲屏絕之詞。而漢書丙吉傳。願將軍詳大議。參以善龜。豈宜褻顯。先使入侍。則爲或可之詞。蓋不可爲豈。或可亦爲豈。

荀爲誠詞。如論語。苟志於仁。朱注曰。誠也。又爲粗且之詞。詩。苟亦無然。鄭箋云。且也。誠爲實詞。如孟子。是誠何心哉。是也。又爲未定之詞。如史記秦本紀。誠得立。是也。始謂之原。如原來是。再亦謂之原。如原蠶。原筮。原廟。是爾雅原再也。亦其證。

使用器物之詞同于器物之名例

書經顧命篇云。一人冕執劉。鄭注云。劉。蓋今鐮斧是也。又爾雅釋詁云。劉。殺也。方言。廣雅均同。左傳成十三年。度劉。杜注亦訓爲殺。蓋殺人之器。謂之劉。而殺亦訓劉。

說文云。劍。佩刀也。而晉潘岳馬汧督誅序云。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子都市。手劍父仇。蓋殺人之器。謂之劍。而以劍殺人。亦謂之劍。是猶刀謂之刃。以刃加人。亦謂之刃也。

說文云。鏹。鐵朽也。或從木作椹。爾雅釋宮篇云。鏹。謂之朽。李巡注云。鏹。一名鈔。塗工作具也。又呂氏春秋。離俗篇云。不漫于利。高誘注云。漫。汙也。漫與鏹同。汚與朽同。蓋塗物之具。或謂之鏹。亦謂之朽。而所塗之物。亦或稱爲漫。或稱爲汚也。

方言云。蘇。芥艸也。郭璞注云。漢書曰。樵蘇而爨。蘇。猶蘆。案漢書此語。見于淮陰侯韓信傳中。惟而字作後。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蘇。取艸也。又莊子天運篇云。蘇者取而爨之。李頤注云。蘇。艸也。取艸者得以炊也。王逸楚詞章句云。蘇。取也。蘇。或去艸作穌。說文云。穌。把取禾若也。穌。卽蘇字。故均有取字之義。蓋艸謂之蘇。

取艸亦謂之蘇。是猶艸謂之芻。如芻豢之芻是。而取艸亦謂之芻。孟子芻蕘者往焉。是薪謂之樵。而采薪亦謂之樵也。又取艸爲芻。而取艸之人亦曰芻蕘。采薪爲樵。而采薪之人亦曰樵夫。是又展轉相稱之名詞也。

雙聲之字後人誤讀之例

書經虞書益稷篇云。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格。史記五帝本紀作至。此雖古訓。然未得經文本旨。案格姦二字爲雙聲。卽扞格二字之倒文也。禮記學記云。則扞格而不勝。注云。扞格。堅不可入之貌。釋文曰。扞格不入也。扞格二字。倒文則爲格姦。扞從干聲。干格亦一聲之轉。不格姦者。猶言不扞格。言舜處家庭之間。無所障塞。卽論語所謂在家必達也。若解爲不至于姦。則失古語形容之旨矣。

孟子盡心篇云。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趙注以介然爲句。孫奭音義云。閒。張如字。案閒介亦雙聲字。然字當屬下讀。閒介者。卽扞格之轉音。亦卽格姦之倒文也。閒介二字。形容山徑障塞之形。故下文云。然用之而成路。漢馬融長笛賦云。閒介無蹊。李善注引孟子此文解之。此蓋漢儒相傳之舊讀。自趙氏不達古訓。妄以介然爲句。非也。朱子又以介然屬下句。而閒介之古訓益泯。惟明于閒介之義。與扞格同。則格姦之義。同于扞格。益可知矣。古籍雙聲之字。並用均係表象之詞。後儒不知而誤解之。其失古人之意者多矣。

二語相聯字同用別之例

左傳隱元年云。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艸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服注云。滋。益也。蔓。延也。謂無使其益

延長也。案說文云：滋益也。蔓引也。蔓葛屬。服注之說略與彼符。蓋引延雙聲均延長之義也。毛詩野有蔓
艸，傳云：蔓延也。惟案以傳文之義，則上蔓字爲靜詞，下蔓字爲名詞。蓋蔓蔓古通。滋蔓之字，應從說文作
蔓。滋蔓者，卽益長之義也。蔓難圖也。之蔓，則爲艸名。應從說文作蔓。卽葛屬也。難圖二字，爲形容蔓艸難
除之詞。說文云：圖畫計難也。從口從彡，彡難意也。是難圖二字，爲互訓之詞。乃形容蔓艸難除之狀也。後
人以不易圖解之，其說非是。故下文又言蔓艸猶不可除也。古人屬詞，多取字同用別之字，互相聯屬。故
上語言滋蔓，下文則取蔓艸爲喻。此古籍字同用別之例也。

左傳隱元年云：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又云：太叔又收貳以爲
己邑。漢儒無注。案說文云：貳，副益也。從貝，式聲。式，古文二。又云：二，地之數也。從偶，一。是貳之本義訓爲副
益。惟按傳文觀之，則貳於己之貳，常作副益解。而國不堪貳之貳，卽周語百姓攜貳之貳。兩義稍殊。副益
者，猶言分其地以益己也。說文云：副，判也。曲禮爲天子削瓜者副之。鄭注云：分也。是副爲分析之義。下文
收貳以爲己邑，猶言收副益之地爲己有也。若國不堪貳之貳，則爲分離之義。蓋段以西鄙北鄙之地，分
以益己，則一國呈分離之象。國不堪貳者，猶言國不堪分也。蓋西鄙北鄙，于段爲增益。于鄭爲離畔。貳於
己之貳，爲形容增益之詞。國不堪貳之貳，爲形容離畔之詞。是猶離有分義，離訓爲麗，又有附合之義也。
若收貳之貳，又以貳字代西鄙北鄙，足證古籍屬詞，往往數語相聯，雖所用之字相同，而取義各別。不得
以上語之詁，移釋下語之詁也。鄭康成注禮記坊記：示民不貳，以自貳爲不貳于尊，又以自貳爲若鄭共
叔。孔氏正義申之以左傳國不堪貳，謂除君身之外，不當更有副貳之君。則誤解說文之義。至杜注以貳

爲兩屬。尤爲望文生訓。均不可從。

虛數不可實指之例

汪中述學釋三九篇云。生人之措辭。凡一二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其多。三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九。以見其極多。此言語之虛數也。實數可指也。虛數不可執也。推之十百千萬。莫不皆然。自汪氏發明斯說。而古籍膠固罕通之義。均渙然冰釋矣。

古籍記數。多據成數而言。禮記明堂位言。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案鄭康成注禮記王制。管義均以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爲夏制。是夏代職官百有二十。則夏后氏百者。舉成數言之也。殷代下土之數。倍于上土。則爲二百有一人。殷二百者。亦舉成數言也。周人以下土參上土。卽春秋繁露所謂天子分左右五等三百六十三人也。則周官三百。亦係約舉之詞。鄭注以爲舍冬官書。故曰官三百。非也。又周禮天官小宰于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均言其屬六十。實則六官之屬。有不足六十者。有浮于六十之數者。則屬官六十。亦係約舉之詞。與論語詩三百。誦詩三百。同例。蓋古代書籍。以便于記誦爲主。故記數之詞。往往舉成數以爲言。若強爲之解。徒見其截趾適履耳。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孟子書七十子。亦此例也。

古人於數之繁者。則約之以百。如百工。百物。百貨。百穀。是也。虞書堯典篇。平章百姓。不必得姓者。僅百家也。荀子正論篇。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不必泥于千百之數也。百之所不能盡者。則推而上之。至于千百億兆。國語楚語云。百姓千品。萬民億醜。兆民經入。數數以奉之。鄭語云。先王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

真萬方計僊事材兆物收羅入行續極此皆虛擬之詞不必實有其數也伊尹五就馮五就桀亦然

古籍以三字爲形容衆多之詞其數之最繁者則擬以三百之數以見其多其數之尤繁者則擬以三千之數以見其尤多左傳僖二十八年且乘軒者三百人焉不過極言其冗官之衆耳非必限于三百人也史記言孔子弟子三千古詩三千孟嘗平原春申之客三千東方朔用三千奏臈音先生補亦係形容衆多之詞非必限于三千之數亦未必足於三千之數也舉斯以推則禮記禮器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中庸篇曲禮三百威儀三千猶言數百數千耳不必以三爲限亦不必定以周禮儀禮之也又詩曹風三百采芣亦係約舉之詞與左傳樂軒者三百人同例又唐白居易長恨歌云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之數亦屬約舉後世用兵有所謂千萬百萬者與此同例非確數也

古人子游繁之數有不能確指其目者則所舉之數或曰三十六或曰七十二如三十六天三十六宮是對桓公語謂古之封禪者七十有二家夷吾所記者十有二夫其詳既不可得聞則七十二家之數亦係以虛擬之詞表其衆多莊子載孔子語謂以六藝干七十二君夫孔子所經之國不過十餘則七十二君亦係虛擬之詞由斯而推則佛經言八萬四千言三十六言七十言百一多寡不同均係表象之詞不必確求其數也詩召晏日關國百里日蹙國百里亦係形容之詞不可指實事求之

古人記數有出以懸揣之詞者所舉之數不必與實相符亦不致大與實遠如書序孟子皆言武王伐殷車三百兩而逸周書伐殷解則言周車三百五十乘蓋一爲實數一爲懸揣之詞又如孟子言由周而來

七百有餘歲。此不足七百之數者也。故趙注上溯太王王季之開基，以求合孟子之言。近儒江永、焦循、強以闢劉歆三統歷之誤，非也。史記言孔子卒後，至于今五百年，此不足五百之數者也。又史記滑稽傳言優孟後二百餘年，秦有旃施，此不止二百餘年者也。若言淳于髡後百餘年，楚有優孟，其語尤誤。又刺客傳言專諸刺吳王後七十餘年，晉有豫讓之事。實六十二年。豫讓刺趙襄後四十餘年，而軻有聶政之事。實五十七年。聶政刺俠累後二百二十年，而秦有荊軻之事。餘廣曰：僅百七十年。所記之數均與實違。此則古人屬文，多出以想像之詞，不必盡合于實數。由是以推，則凡古史紀年互歧者，均可緣此例以解之矣。又孟子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亦係懸擬之詞。

古人屬詞記事，恆視其言之旨爲轉移形容。其大則誣少爲多，形容其小，則省多爲少，不必確如其數。如孟子滕文公篇云：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又史記平原君傳云：毛遂曰：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地，臣諸侯。荀子仲尼篇曰：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韓詩外傳卷四云：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兼天下。一海內。顧炎武曰：知錄曰：孟子爲此言，以證王之不待大耳。其實文王之國不止百里。周自王季伐諸戎，疆土日大。文王自岐遷豐，其國已跨三四百里之地。伐崇伐密，自河以西，舉屬之。周至于武王，而西及梁益，東臨上黨，無非周地。夫湯文疆土廣延，踰于孟子所言者數倍。另有考詳之，而孟子言文王之圍已云方七十里，則所謂百里七十里者，不過援古代封國之制，以形容其小。猶後世所謂彈丸赤子耳。史記荀子諸書亦然。言與實違，不可謂之非虛數也。焦循孟子正義不達此例，援文王由方百里起之文，遂謂文王初興，其地不過百里，殆古人所謂刻舟求劍者歟。又晏子春秋

內篇雜下云。炎三弋五卯。當作卯。苔菜耳矣。此不過形容其儉耳。非必弋限以三卯。限于五也。此例既明。而後儒昧於詞例。強附古制者。可以息其喙矣。

古籍記事。恆記其後先之次。若飾詞附會。律以一定之時期。則拘泥鮮通。如史記言舜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此不過敘成聚成邑成都之先後耳。不必膠執其年也。又孫真人千金方。述徐之才養胎法云。婦人受孕一月。足厥陰脈養陰陽新合。名始胚。原命論作始形。二月。足少陽脈養陰陽居經。名始膏。三月。手心主脈養有定形。名作始胞。原病論作胎。四月。手少陽脈養始受水經。以成血脈。五月。足太陰脈養始受火精。以成其氣。六月。足陽明脈養始受金精。以成其筋。七月。手太陽脈養始受木精。以成其骨。八月。手陽明脈養始受土精。以成膚革。九月。足少陰脈養始受石精。以成皮毛。而穀氣入胃。石稟五氣之餘。藏府百骸俱實。故謂之石。十月。五藏俱備。六府齊通。納天地之氣于丹田。夫徐氏之說。不過敘血氣筋骨膚革皮毛藏府生成之次第耳。惟泥以一定之期。又附會陰陽五行之說。則爲支詞。夫世人固有七月生子者。若如徐氏之說。則膚革皮毛藏府均未備矣。則徐氏所言。亦虛擬之數。不必拘滯其詞也。古籍屬詞。多沿故語。所舉之數。或與實違。互相因襲。罔察其誣。如殷代以下之官。不必以百爲限。而論語言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又言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百官猶言衆官。其不言衆官者。不過沿用古代百官之語耳。又古代舍高原而外。洪水鑿環。故稱四方爲四海。而後世遂有四海之稱。實則中土四周。非臨海水。古代邦國狹小。虞夏之交。計有萬國。而後世遂有萬邦之語。實則夏代以降。國僅數千。此皆沿古代之數。以致誤者也。後世百姓萬民之稱。與此略同。

汪氏之說亦有言之未盡者論語憲問篇云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而管子小匡篇又戒篇作三匡晏子春秋問下篇荀子王霸篇韓非子十過篇及袁叔篇外諸說呂氏春秋審分覽韓詩外傳卷六卷八卷十大戴禮保傅篇史記齊世家及秦澤傳戰國策魯連遺燕將書越絕書外傳吳內傳淮南子汜論訓說苑尊賢篇新序雜事篇論衡審虛篇及感類漢中論智行篇均以九合諸侯與一匡天下對言離騷天問篇亦言九會諸侯范甯穀梁注謂鄭玄以兩鄧兩幽榿貫首戴甯母葵邱爲九合不取北杏及陽穀後漢書注延篤傳以兩鄧兩幽榿首止甯母洸葵邱爲九合則又去貫而數洸劉炫同近人盧文弨謂鄭以柯及兩鄧兩幽榿陽穀首戴甯母爲九合宋翔鳳駁之又謂鄭以柯兩鄧兩幽榿首戴甯母葵邱爲九合說各不同不知九合猶言屢合不必以九爲限卽其數而強解之非也朱子易九爲糾亦非也又左傳襄公十一年晉侯謂魏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服虔以會戚一合會城棣救陳二合會鄆三合會邢丘四合會戲五合會桓六合戊虎牢七合盟亳爲八合蓋合會蕭魚爲九國語晉語則作七合諸侯孔晁注及韋注均以會戚會鄆會邢邱盟戲會桓會亳會蕭魚爲七合不數救陳與戊鄭案左傳所言盟戚卽所以成陳會桓卽所以成虎牢不得析之爲二當從國語七合爲確左傳作九合者與論語九合諸侯同例亦虛數也又左傳宣十二年鄭伯逆楚子曰使故事君夷于九縣杜注云楚滅九國以爲縣願得比之孔疏謂息鄧弦黃夔江六蓼庸權申息凡十一國不知何以言九沈重謂權是小國庸先楚屬自外爲九也案沈語附會九縣之名既難確指則九縣卽言衆縣猶後漢書所謂九縣纒回也奚得一一指其名乎抑又考之楚詞九歌本十一篇而以九數標目則數之不止于九者亦可以九爲數蓋九訓爲究又爲極數凡數

之指其極者皆得稱之爲九不必泥于實數也。舉斯而推則古籍所謂九攻九守九變者亦可以此例求之矣。三數亦然。禮記曲禮篇。賢不三世。猶言不數世也。孟子萬章篇。湯三使往聘之。猶言數聘之也。後漢書袁紹傳。結恨三衆。注云。三者數之小終。則三亦爲虛數。此皆汪氏未及言者也。故卽其說推廣之。

倒文以成句之例

古人屬詞。往往置實詞于語端。列語詞于語末。如書禹貢。祗台得先是。餘杭章氏已言之。是爲倒文之例。周代之文亦然。如詩崧篇云。謝于誠歸。謝爲申伯之邑。卽上文所謂邑於謝也。則謝于誠歸。猶言誠歸于謝。不過倒詞以叶韻也。王氏經傳釋詞略同。又十月之交曰。以居徂向。鄭箋云。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于向。則以居徂向。猶言以徂居向。此非叶韻而亦倒文者也。王氏經傳釋詞云。居語助。言擇有車馬以徂向也。非是。又左傳僖九年云。入而能民。士子何有。士子何有者。猶言何有于士也。王氏經傳釋詞略同。昭十三年云。我之不共。魯故是以。以訓爲因。劉氏助字辨略。猶言因魯之故也。此皆古籍倒文之例。先實詞而後語詞。與今日本之文法略同。

書酒誥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猶言無監于水。當監于民。

左傳僖二十三年云。其人能靖者與有幾。顧炎武補注引邵氏曰。此倒語也。若曰。其有幾能靖者與。予案此當云。其能靖者幾人與。

禮記中庸。聲色於化民末也。猶言聲色化民也。

漢書終軍傳。此言與實反者。非猶言此非言與實反也。與周亞夫傳。此非不足君所乎。同例。

孟子晉國天下莫強焉。當作天下莫強于晉國與漢高紀王者莫高于周文一例。史記越世家獨以德爲可以除之。猶言獨爲德可以除之也。

詩小雅無不爾或承。此言無或不爾承也。

漢書鄧吉傳顏師古注曰。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猶言處諸國之最中也。

漢書路溫舒傳。輸爲一切。如漚以一切爲權時。不知此係一切皆輸之倒文。與諸侯王表序一切取勝同例。

左傳襄三十年無不詳大焉。無義爲莫。猶言不詳莫大焉。

莊子大宗師篇。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浸假而化者。郭象浸訓爲漸。蓋猶言假如漸化也。此爲倒文。

舉偏以該全之例

周禮考工記匠人職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鄭注云。六卿三孤爲九卿。其說本于班固。漢書百官公卿表而三少又見于大戴。保傳篇蓋九卿兼該孤卿而言。言九卿則孤該其中。王氏經義述聞以孤爲六卿之首。乃三人而非一人。並謂三孤非周制。自王莽誤以孤爲三公之佐。班氏作表。始以三孤與六卿爲九。乃沿新莽之誤。其說非是。是猶侯爲封爵之一。言諸侯則公伯子男均該于其中。夷爲東方之人。言四夷則羌狄蠻貉均該于其中也。以此之故。故專名屢易爲公名。

春秋經屢言某國殺其大夫。大夫者均卿官也。蓋大夫可以該卿而卿不可該大夫也。書禹貢言二百里蠻。周禮夏官司馬言蠻服夷服蠻夷之名。該四境以爲言。非僅限于南蠻東夷也。亦專名易爲公名之例。又古代禽獸鳥獸言如易失前禽。孟子終日不獲一禽是也。蓋禽可該獸獸不可該禽。

古代書名于書中所含之意。亦往往舉偏以該全。如儀禮十七篇。非盡士禮也。因篇首冠昏諸篇均以士禮標名。而漢儒遂有士禮之目。又春秋爲編年之史。四時具然後爲年。而古史均名春秋。則舉二時以該四時也。明于此例。則乘爲兵車。晉乘所言不必皆兵車之事。管子乘馬篇亦然。雅爲夏聲。爾雅所載不必無方土之言。若泥書名而求之。則其意狹矣。

同義之字並用而義分深淺之例

公羊隱元年。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傳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爲或言會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爾雅暨不及也。郭注云。公羊傳曰暨不得已。不得已。是不得已。

公羊宣八年。日中而克葬。傳云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公羊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傳云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

論語公冶長篇。吾與女弗如也。正義云。弗者。不之深也。

劉淇助字辨略曰。矧況義同。其詞緩急有別。如詩矧可射思。其辭急。孟子況於爲之強戰。其詞緩也。劉淇又曰。畢盡也。皆也。言皆則盡。未可知。言盡則皆。未可知。兼二義謂之畢。

同字同詞異用之例

劉氏助字辨略曰。論語有是哉。子之迂也。有是哉。不足之詞。後漢書列女傳竊起而笑曰。有是哉。此深言之詞。與上義別。

劉氏又曰。詩國風。嘒彼小星。彼茁者葭。此彼字。猶言那個也。孟子管仲得君如彼。其專此彼字。猶云那樣也。義微有別。

劉氏又曰。左傳屬當戎行。晉語屬見不穀而下屬均。訓適爲正當之詞。漢書張良傳天下屬安定。霍光傳屬耳。顏訓爲近。此亦適辭。但上屬字是正適之義。此屬字係適纒之義。故云近也。

劉氏又曰。孟子然後敢入。予然後浩然有歸志。然後乃也。繼事之詞。漢書萬石君傳。然後諸子相責。此然後亦是乃詞。然上云因其如此。方敢入。方有歸志。其詞緩。此云見其如此。遂相責謝罪。其詞急。乃字原有兩訓。故然後亦兼二義也。

漢書刑法志引孫卿語曰。世俗之爲說者。以爲治古者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非履赭衣而不純。是不然矣。以爲治古。則人莫觸罪耶。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劉氏助字辨略曰。前以爲謂詞也。後兩以爲將爲之詞也。

易經繫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劉氏曰。下是故。是緣上事之詞。上是故。則發語之詞也。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初版

(44524)

國學基
本叢書
古書疑義舉例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者 俞樾

補者 劉師培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李家超)

